

《歐美研究》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 769-831  
http://euramerica.ea.sinica.edu.tw/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出版與閱讀： 法國十八世紀女作家與讀者－友人的 感性分享

秦曼儀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 摘要

在法國舊制度時期，友人之間的通信不僅為私領域的社交實踐，作家亦將此生活／生命書寫挪為文學創作之用。本文以女性寫著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為對象，從出版和閱讀史的角度，探究女性之於書信文化的參與和建構。本文首先考察書信藝術論述中友誼書信的理念運用和範例的性別秩序。再借私人藏書拍賣目錄、書店租書目錄和期刊書評，檢視當時社會對本文論之文類作品的分類方式和接受情形。最後討論女作家在上述書寫規範、期待視域和創作之可能性的協調中，如何運作友誼書信的形式和理念，推動作品與讀者－友人進行感性分享的溝通實踐。

**關鍵詞：**女性友誼通信、書信體小說、友誼書信理念、書信文化、出版和閱讀史

---

投稿日期：96.12.17；接受刊登日期：98.7.3；最後修訂日期：98.7.24  
責任校對：陳雪美、陳銘杰、張滌之

## 壹、前言

此書信選集之所以令人感到好奇，是因為這些書信都是伏爾泰在一七三四年到一七四四年這段他創作量最盛時期寫給知己密友的……。此選集所收錄的書信，除了讓人們知曉不少當時的文壇軼事，還有對各類散文、詩作高水準的評論之外，更珍貴的是，作者的才氣就烙印在友誼的自由暢談中。(Voltaire, 1765)<sup>1</sup>

在法國十八世紀書信使用的歷史上，有教養的男女寫信者不僅閱讀通信對象寫來的信，也依自身需要和興趣閱讀出版市場提供他們的各式書信讀物：書信手冊、名人書信選集，書信形式的論戰性文章、報紙期刊的文章以及遊記與小說等。本文一開始的引文是《伏爾泰先生的祕密書信》(*Lettres Secrètes de M. de Voltaire*) 一書的編輯寫給讀者的話。<sup>2</sup> 編輯在此〈致讀者〉文中，將當時寫信者們共享的書信文化中一個傳自久遠卻正在文學領域新用的概念，特地運作為吸引讀者的策略之一：在以書信交換方式維繫人際關係的行為中，唯有「寫給知己密友」的信裡才能夠「自由暢談」。事實上，滋養這個時代書信寫作和閱讀的活動中，友人之間的通信不僅屬於私領域的社交實踐，也成為作家把平常世界的生活／生命書寫挪為文學創作之用的靈感來源。<sup>3</sup> 在以女性寫給其同性摯友私密書信作

<sup>1</sup> 本段文字取自書中〈致讀者〉一文，沒有頁碼。

<sup>2</sup> 這本書信選集的出版未經伏爾泰的許可，也僭越了法國十七世紀以降，私人書信選集為寫信者死後才出版的慣例。本文稍後將再討論書信的出版慣例。關於伏爾泰對此書的反應，請參閱 Bessire (1999: 205-214)。

<sup>3</sup> 在法國舊制度時期，小說 (roman) 雖為暢銷的出版品，卻被學者、宗教和衛道人士強烈抨擊為失真、不道德，又風格上欠缺自然的讀物。為擺脫此類的譴責和批評，小說的創作自十七世紀末發展出披著真實之外衣的敘事形式，其中以傳記體小說 (le roman-mémoires)、歷史故事 (la nouvelle historique) 和書信體小說 (le roman par lettres or le roman épistolaire) 三種最為盛行。

為小說敘事文體的作品中，馬里伏 (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Marivaux) 於一七三一年出版的《瑪利亞的一生》(*La vie de Marianne*)<sup>4</sup> 和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於一七四七和一七四八年出版的《可萊瑞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可謂先驅之作；<sup>5</sup> 隨後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到八〇年代這段時期出現的女性作品，為本篇論文所欲探討的對象。<sup>6</sup>

法國學者普隆岱 (Christine Planté) 在其主編的《書信體，一種女性的文類？》(*L'épistolaire, un Genre Féminin?*；以下簡稱《書信體》) 中指出：「出版的書信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興趣和好奇、出版者的意願以及書商的投機活動」(1998: 14)。《書信體》一書呈現了文學史領域在研究女性書信體作品上的新趨勢：將認識的對象從過去所專注的書信體小說，轉向女性作家和一般婦女的日常書信，以及實用性質的書籍如出版於十八世紀的書信體女性教育指南、十九世紀由女性編寫的書信手冊。這股新趨勢受惠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的文化史研究，其中夏提埃 (Roger Chartier) 重視從物品 (object) 如書籍的出版和使用出發，考察閱讀和書寫等文化實踐 (cultural practices) 的歷史 (1987, 1988)，日常世界裡的通信和指導讀者寫信的規範性書籍遂為文化史家與文學史家共同投注研究心力的對象 (Altman, 1992: 147-180; Chartier, 1991; Dauphin, Lebrun-Pézerat, & Poublan, 1995; Goldsmith & Winn, 2005; Planté,

<sup>4</sup> 有關本書，請參考 Marivaux (1731)。

<sup>5</sup> 理查森的《可萊瑞莎》法文譯本於一七五一年出版，譯者為普雷沃 (Antoine-François Prévost)。

<sup>6</sup> 文學與書目研究雖然未針對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出版情形，做一專題式或計量統計的分析，但透過 Coulet (1991), Giraud (1977), Rousset (1962: 65-103), Versini (1998) 等有關書信體小說的類型分析和書目整理之作，吾人可辨識此類創作的先驅之作，以及女性作品出現並多量產出的時代。

1998)。然而，在這些織構書信文化史圖像的新興研究中，尚未將盛行於十八世紀的書信體小說重新納入討論範圍。筆者嘗試把本文討論的作品置於當時印刷書信之出版和閱讀的歷史脈絡，探究女性作家在參與書信文化的建構過程中，以及在與社會對話的策略選擇中，女性友誼通信如何為其所用，亦且傳達的溝通意涵為何。

本文分為三部分，首先針對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書信藝術論述中友誼書信的理念運用、範例選擇和出版成規所設下的性別秩序，作一歷史回顧和考察，藉以衡量在法國書信文化史上，女性作家集中於十八世紀下半葉創作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即再現女性以「友人」的角色表達自身理念和情感的書信體小說所具有的位置和意義。當代文學史家對於書信體小說所做的類型分析與書目研究，形塑了吾人認識和觀看此類作品的方式，也是本文賴以研究的知識基礎。文章的第二部分則要透過女性私人藏書的拍賣目錄、書店的租書目錄和文學期刊的新書評介三類出版品，檢視當時社會上對本文討論的文類作品所採取的分類方式和接受情形，以了解女性作家面對的公眾之閱讀習性和期待。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文章的第三部分將討論女性作家在對書寫規範、期待視域和創作之可能性的協調過程中，如何運作友誼書信的形式和理念，推動作品與讀者—友人進行感性分享的溝通實踐。

## 貳、友誼書信的理念運用與範例的性別秩序

自伊拉斯謨斯 (Desiderius Erasmus)、利普斯 (Juste Lipse)、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等人文主義學者以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寫給親人摯友的親熟書信 (lettres familières) 作為

書信書寫之倫理與美學典範以降，<sup>7</sup> 法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書信藝術論述者除了推崇友誼書信，甚至將友誼書信的象徵意涵，挪用於標舉自己和所屬社群認同的行為模式與價值理念。其中史居德里小姐 (Mademoiselle Madeleine de Scudéry；以下簡稱史居德里) 於一六八四年發表的〈關於寫信的方式〉(“De la Manière D’écrire des Lettres”；以下簡稱〈寫信〉) (1998: 141-158)，以及狄德羅 (Denis Diderot) 和若古騎士 (Le chevalier Louis de Jaucourt；以下簡稱若古) 為《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撰寫「書信」一辭的定義最具代表性 (Diderot & d’Alembert, 1765: 410-414)。以下除了對這兩篇文本進行分析和比較之外，也將透過普及更廣的書信手冊，探究範例選擇和出版成規所設下的性別秩序。

### 一、史居德里：殷勤文雅式友誼書信的最佳代言人

作為語言辭典，由耶穌會士編修的《泰晤通用辭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Trévoux*) 是十八世紀長銷的出版品，廣受學者與新興讀者社群的參閱。<sup>8</sup> 在此辭典的「書信」辭條中，涉及私人性質書信

<sup>7</sup> 有關十六世紀人文主義學者書信藝術概念的研究，請參閱 Fumaroli (1978: 886-900); Vaillancourt (2003); Viala (1981: 177-183)。

<sup>8</sup> 十七世紀末，三本法語辭典相繼問世：《法語辭典》(*Dictionnaire François*) 為法蘭西語文學院的學者利榭萊 (Pierre Richelet) 個人編著，一六八〇年出版；《通用辭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也是由曾為法蘭西語文學院學者的弗爾堤耶 (Antoine Furetière) 個人編著，一六九〇年出版；《法蘭西語文學院辭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則於一六九四年出版。這三本辭典皆確立宮廷法語在書面使用上的正統地位，唯有弗爾堤耶的《通用辭典》加進社會上工藝領域和習用性的詞彙。在《通用辭典》的一七二七年版中，「書信」辭條即引述史居德里之言 (Furetière, 1727)；本文又參考後來由耶穌會士負責編修之《通用辭典》，俗稱《泰晤通用辭典》，其中一七七一年的版本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Trévoux*, 1771)。

書寫的定義和說明，主要引述史居德里發表在〈寫信〉一文裡的內容。<sup>9</sup> 出身於沒落貴族的史居德里，是法國近代早期裡唯一一位透過印刷管道發表書信藝術論述的女性作家。這位女作家身處在路易十四積極將貴族家僕化的專制政治環境下，擅長以貴族社群在宮廷外私領域所從事的社交活動，尤其是以談話作為其論述的情境脈絡。在〈寫信〉一文裡，作者即安排男、女友人們前去拜訪一位其共同的女性友人（被命名為阿敏特 [Aminte]），準備對她不願提筆寫信給親友的態度進行說服的工作；這個人物角色所呈現的是一個喜愛閱讀卻不投入於書寫的女性形象。史居德里面對書信這種在傳統上屬於男性事務，並由博學之士所定義的書寫文化，除了安置一個在書寫行為上表現謙虛和節制的女性角色，又藉一位男性親友角色向阿敏特所發的勸言，來給予當時名媛仕女們的寫信之事一個正當性的基礎：她們之所以從事私人書信的書寫，是回應其屬社群對於成員須參與社交活動的要求，而非她們逞於自我表現。在此前提下，女作家一方面繼續藉由上述男性角色來讚賞女性的書信品質，另一方面讓其他女性角色在談話中，因著男性角色的鼓勵和詢問，展現她們如何熟稔於書信行為所應遵守的禮儀規範和各式主題的書寫原則。她們了解在事務性質的書信書寫上，尚禮人士 (*honnêtes gens*) 之所以區別於非尚禮之人，是因為前者懂得如何正確又得體地使用宮廷的文明禮儀 (*civilité*)，諸如根據收信者的身分地位和位階給予合宜的稱謂、書信起頭和結尾的禮節用語等。在撰寫攸關生老病死的問候信、弔唁信等，則要如同交談般進入對話者的感受，

---

<sup>9</sup> 史居德里早期的創作以長篇歷史小說見長，她曾在《可蕾麗公主》(*Clélie, Histoire Romaine*) 的第四冊裡，藉由人物角色之間的交談，表達她對書信藝術的看法。她在一六八〇年到一六九二年這段期間，共發表了五本談話形式的文選，〈關於寫信的方式〉一文收錄於一六八四年出版的《各類主題談話文選新版》(*Conversations Nouvelles sur Divers Sujets*)。

而非長篇大論或使用華而不實的詞藻。生活在文明社會中，尚禮人士常常須基於義務與禮貌規矩 (*bienséance*)，去回應和撰寫諸多恭維信或推薦信。但女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卻特別指出，這些書信若沒有友誼作為提筆撰寫的動機，就僅僅是流於形式化的應酬書信，因此能少寫就少寫，不得不寫時，至多持守應有的文明禮儀。

相對於受禮儀嚴格約束的書信，談話場景裡男女友人最為喜愛閱讀和書寫的則是具有殷勤文雅風格的書信 (*lettre galante*)。史居德里將「如分離者之間的談話」這個在書信論述傳統中用來標示西塞羅式親熟書信的意象，挪用於指稱上流社交圈為延伸交談而交換的殷勤文雅書信，藉此建立了後者與書信傳統的承繼關係。她在描述此類風格特質的友誼書信時，特地加進了兩性友人情感交流中，帶有些許情慾色彩的面向：

在這些殷勤文雅的書信中，才智得以舒展，想像力也因而能自由的發揮。即使談及比較嚴肅的話題，由於可以加入一些令人愉快的笑話，所帶出的評論意見看起來也就不過於嚴厲。友人們能在這類書信中靈巧機敏地開玩笑，輕鬆中說出不失誠意的恭維和讚美之言。有時候，他們說起彼此的友誼，就像是談情說愛般。(1998: 154)<sup>10</sup>

史居德里在定義愛情書信的文字中，除了避免使用「友誼」一詞，又從閱讀的方式區別愛情書信和殷勤文雅書信在上流社交生活中的接受和認知。唯有友人間交換的殷勤文雅書信才被允許「公開」閱讀，像是在聚會中被朗讀，或者傳抄於友人圈裡。

<sup>10</sup> 在《泰晤通用辭典》的「書信」辭條中，負責編修的耶穌會士引述了整段史居德里對於殷勤文雅式友誼書信所下的定義和說明，但刪除最後這段「他們說起彼此的友誼，就像是談情說愛般」的文字。

如果殷勤文雅書信常引起注意和談論，愛情書信反而甚少有此情況，這是不值得驚訝的。因為前者就是寫來讓大家都讀的，而後者卻是要隱藏起來的。如果收到一封寫的很好的友誼書信，收信者往往深感光榮的拿給其他人欣賞。但一封寫的再好的愛情書信，收信者卻會羞於把它公諸於世。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為什麼很少看到寫的很好的愛情書信。(1998: 155)

對史居德里來說，女性必須謹守愛情書信在閱讀上的隱密性，在書寫時更必須遵從端莊和謹慎的原則。唯有以殷勤文雅風格書寫的友誼書信，結合了社交性和藝術性，既可以在社交圈公開傳閱，也可能透過印刷出版以展示上流社會的生活美學。在男性友人角色為鼓勵阿敏特寫信而寄給她的親熟書信選集中，作者的年代上溯至古羅馬的書信家，歷經十六世紀的蒙田等歐洲人文主義學者，迄於十七世紀上半葉洪布耶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府邸的座上客。<sup>11</sup> 阿敏特卻表示她在這些包涵瓦居爾 (Vincent Voiture) 等當代文人作家身後出版的書信集裡，找不到適合於模仿的範例，且由於其中沒有一件女性之作，更加肯定女性在書信書寫一事上並無長才的看法。史居德里藉由阿敏特發抒的閱讀感想，一方面反襯〈寫信〉一文裡女性的書信能力和才華，另一方面也為女性殷勤文雅書信的出版做催生的工作。

在十七世紀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之交，出現了三本分別由法蘭西語文學院的學者 (Furetière, 1690; Richelet, 1689)<sup>12</sup> 和文法家 (Vaumorière, 1690) 編寫的書信手冊。殷勤文雅書信從上流社交圈的實踐，瓦居爾等沙龍知名人士的書信集出版，以及史居德里的代

<sup>11</sup> 洪布耶夫人為法國十七世紀首開沙龍社交之風的女性貴族。

<sup>12</sup> 這兩位法蘭西語文學院學者也分別編寫過法語辭典，請參閱本文註腳 5。



言之後，甚至進入了上述三本書信手冊之中。不過，在這些受過正規人文主義式教育的男性學者眼裡，此類風格的書信雖興起於貴族社群，相較於書信藝術的傳統，就僅能被視之為「小文類」(petit genre)，或是被歸為愛情書信類。此外，在他們選錄的真實書信範例中，鮮少讓女性以寫信者身分為其書信具名，至多作具名的收信者。匿名的女性書信<sup>13</sup>通常是屬愛情書信類(殷勤文雅書信包含在內)，具名的收信者則為接受男性寫信者恭維讚美或是題獻的貴族夫人。這些出版於十七世紀末的手冊，繼續維護古典時期書信出版的性別秩序，女性雖實際參與書信的社交活動，但不得以其書信作品在出版領域具名的公然亮相。

## 二、百科全書派期待的友誼書信

史居德里生前致力以殷勤文雅風格展現上流社會的生活美學，並藉此宣揚女性的書信藝術，卻在十八世紀中葉百科全書派的筆下，跟標示身分位階的宮廷禮儀一起遭受批評。在情感的真誠與否和作品對社會有用與否這兩大標準下，上流社會的書信行為或是流行的殷勤文雅文學都受到嚴厲的質疑。對百科全書派來說，當代私人書信的使用反映了由絕對君權和貴族社群主導的行為模式。因此狄德羅和若古在為《百科全書》「書信」一辭所作的定義中，訴諸於西塞羅的書信傳統以獲得批判的正當性和改革的具體模範。不僅殷勤文雅書信不再是友誼書信的書寫模範，「史居德里學派」那種所謂進入對話者的感受的藝術，在他們看來就意味著寫信者必須說言不由衷的話，而不符合書信體真誠自然的寫作風格。

由是，若古強調西塞羅書信的歷史價值：「關於他所處的時代，

<sup>13</sup> 因書信範例的標題上保留匿名寫信者的「小姐」或「夫人」稱呼，故讀者可辨識寫信者的性別。

他的信是最貨真價實的歷史材料，呈現了所有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和動機原因，而他自己也在那些事件中扮演優秀的角色」(Diderot & d'Alembert, 1765: 411)。西塞羅在寫給親人摯友信中誠摯流露的情感表達，成為其「書信如此珍貴的原因。他不是為了出版而寫信，也從未保留副本。所以我們從他的信中看到一個天性自然、毫不隱藏也不裝模作樣的人」(1765: 411)。此外，若古也藉西塞羅寫給權勢之人的恭維書信，來批評自己所處的君主專制社會中禮儀規範的濫用。根據若古的看法，西塞羅在此類書信中，

以最貼近自然和理性的方式，最敏銳的情感語詞來表達他欲取悅收信者的意願。但他的信中從未出現我們現代獻給王公貴族的浮誇稱謂和令人煩厭的修飾語；這些的使用呈現的盡是野蠻主義的殘餘，奴役束縛的結果和品味的墮落。(1765: 411)

從百科全書派的改革角度來看，區別庸俗和不文明的宮廷禮儀自身，反而變成了一種「野蠻」行徑。

在若古根據西塞羅的書信所討論的四個書信主題中（親熟書信、恭維書信、政治書信和推薦書信），親熟書信是屬私領域的交流；恭維書信則關連到其他的社會關係，如和權勢人士建立關係；以友誼作為書寫動機的推薦信則連結起這兩個不同性質的社會網絡。狄德羅對此特徵的推薦信特地另闢一欄加以闡述：

推薦信是用我們的真心，把某人的利益視作自己的在寫。在這方面，西塞羅仍舊是令人讚佩的：如果他的其他書信顯出其精神機智和才氣天份，他的推薦信則呈現他的知禮和正直。他為了朋友們以如此的熱忱和表達的力量來跟對方說話、激勵對方。他在所推薦的事情上和議題上，總是懷著屬於他個人認同的決定性理由，甚至將自己的榮譽也投入其

中，直到獲得成功。(1765: 413)

在以西塞羅為模範來說明推薦信是真摯友誼的活力表現後，狄德羅又舉了賀瑞斯 (Horace) 和小普林尼 (Plin le Jeune) 兩位古羅馬作者為例，作出以下的評論：「這些高貴出身的人士爲了他們朋友的成就和幸福付出關心和行動。在訴說他們慷慨的幫助中，即使他們所做的跟我們完全無關，我們卻不可能不感受到內心深處充滿了一種祕密的喜悅」(1765: 413-414)。

對比於西塞羅的書信，「現代人的書信」雖然可稱許它們在書寫風格上的「簡單、自由、不拘禮節、活潑和自然」(1765: 413)，但卻毫無令人嚴肅以待的價值。狄德羅認爲：

這些現代人的書信僅只有些小事情、小消息，說著某個時期或某個世紀裡的陳腔濫調。而在這樣的世紀裡，假禮貌把謊言帶到每一處。那些隨便說著恭維之言的人想要騙自己，卻也一點也騙不了自己。這種填滿沒有任何意義的想法的信，我們稱之為「本分」。(1765: 413)

狄德羅對「現代人的書信」，即當時沙龍社交圈的友誼通信，完全以一種鄙視的角度解讀：「我們寫的信絕少表達重要的關懷、真正的情感，也看不到互不隱藏的朋友們彼此信賴的坦誠表白，尋求相互盡訴一切。這樣的信可以說是佔據一個毫無變化的空間，信的開始與結束沒有任何差別」(1765: 413)。

百科全書派宣揚力爭的價值理念，是以西塞羅的友誼書信作為文人「共和國」的模範。在他們所提出的從標示位階的稱號與繁文縟節，以及從上流社交界書信使用的虛偽禮貌解放出來的新書信行爲中，一種強調彼此心靈交流的私密友誼書信，取代了具「公開」特性的殷勤文雅書信。有趣的是，一如過去史居德里只以談話形式

再現女性善於書寫殷勤文雅書信，具備狄德羅筆下那種新理念的友誼書信，也未出現在《百科全書》編者所推薦的出版讀物中。不過，為此辭典「書信類」(épistolaire)一辭撰文的馬雷神父 (abbé Mallet)，在他以知名作家和博學者為首要所建議的讀物中，列進了唯一一位女性書信作者——賽維涅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Sévigné；以下簡稱賽維涅夫人) (Diderot & d'Alembert, 1755: 816)。

賽維涅夫人從一六七一年到一六九四年間寫給出嫁女兒的書信，在一七二五年第一次被選錄出版後，約有二十個版本出現於十八世紀上半葉，下半葉則超過四十個版本。<sup>14</sup> 十八世紀下半葉承襲利榭萊強調以真實書信為摹本的新式書信手冊中 (Richelet, 1689)，《各式主題書信範例》(*Modèles de Lettres sur Différents Sujets*) 的聲譽最佳，並在宮廷禮儀的規範論述上表現出百科全書派的改革精神。此書的編撰者菲利浦 (Louis Philipon de La Madelaine) 卻不以西塞羅而是賽維涅夫人的作品，作為「自然、簡單、自在」之親熟書信類風格的最佳範例：「就如拉封丹 (La Fontaine) 是唯一的寓言故事家，在眾多寫信者之中，賽維涅夫人幾乎是唯一我們可以參考的模範」(1761: 19)。因著賽維涅夫人書信選集的出版和書信專家的讚賞，女性和書信藝術終於有了「具體」的連結並得以相互驗證。

在《各式主題書信範例》這本不斷重刷、再版長達一百一十年的手冊中 (Dauphin, 2000: 81)，菲利浦提供了近三分之一冠以女性之名的範例，主要選自賽維涅夫人及其他路易十四時代的貴族名媛如曼特農夫人 (Madame de Maintenon) 的書信集。不過，被選為範例的《蒙提耶夫人寫給其女的信和回信》(*Lettres de Madame du Montier à la Marquise de\*\*\*, Sa Fille, avec les Réponses*)；以下簡稱《蒙

<sup>14</sup> 統計數字是根據尼治思 (Fritz Nies) 所整理的版本書目 (2001: 297-302)。

提耶》)<sup>15</sup> 卻將這種以真實書信作為書信藝術主體的封閉性劃開了一道隙縫。如果菲利朋在編撰手冊的第一版時並不知情此書內容純屬虛構，那他於一七七一年推出的新版中卻沒有撤除這些範例，只不過加註說明：「這些信是樂潘斯夫人寫的。她因諸多優秀著作而知名，其中包括《兒童雜誌》(*Magasin des Enfants*)、《青少年雜誌》(*Magasin des Adolescentes*)」(1771: 345)。對於是否適宜把當時流行的書信體小說選為摹本的問題，其他也強調摹本以真信為優的手冊編撰者中，贊成者和反對者皆有。反對者訴諸於伏爾泰的評論：

伏爾泰先生在提到賽維涅夫人的書信時，說的很有道理：「面對那些想表現才智的人所寫的矯飾造作的信，又特別是那些想模仿書信風格的偽信作者，用一堆虛假的感受和冒險填塞進想像的書信裡，賽維涅夫人的書信是最好的批判標準。」(Moutonnet de Clairfons, 1785: ix)

對《蒙提耶》表示稱許的阿來茲 (Pons Augustin Alletz)，雖然懷疑樂潘斯夫人以編者自居的真實性，終究肯定此書信不僅在書寫風格上表現優秀，在內容上亦深具道德教化的功能：

我們只要注意到公眾對這本書信集的反應很好，這就足夠了。書信的風格非常純正、順暢，甚至華麗。這位年輕的蒙提耶小姐散發出美德：我們在她身上看到一個擔心自己走錯迷路的女兒，希望母親作她的嚮導。在讀她母親的回信中，我們以為聽到了密涅瓦 (Minerve)<sup>16</sup> 正口親授的智慧訓言。(1768: 141-142)

整體而言，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新式手冊肯定女性於書信寫作上

<sup>15</sup> 此書於一七五六年出版，作者為樂潘斯夫人 (Madame Jeanne-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

<sup>16</sup> 為羅馬智慧女神。

展現的才華，在有關書信行爲的評論上，讚賞她們的禮貌規矩、得體的社交能力和道德感。此外，相較於十八世紀上半葉再版數量最多的「宮廷祕書」(Secrétaire de la Cour) 類書信手冊 (Milleran, 1714, 1723, 1732, 1737, 1741) 從未提供一件女性之間交換的書信範例，新手冊則未排斥，甚至收錄數件女性友誼書信。<sup>17</sup> 不過，由於書信範例主要取自十七世紀下半葉貴族社群的通信，故而呈現的是禮貌儀態，或是史居德里所描繪的殷勤文雅風格，而非狄德羅所勾勒的私密友誼書信形態。事實上，作為書信行爲規範的教導者，手冊作者在談論書信藝術時，依據西塞羅的傳統而推崇友誼書信，菲利朋甚至認為因著友誼而寫的書信「盡訴一切」，既不須規則，也不須參照範例 (1761: 15-16)。但在實用面向的規範性建議上，他和其他手冊作者一樣，叮囑讀者必須在與友人的書信交換中，遵從禮貌規矩和謹慎原則。

專研法國十八世紀文學的圖松 (Raymond Trousson) 曾對這個時代從事文學創作的女性為何偏好撰寫書信體小說的問題，做如此的推測：

難道人們不願承認女人對通信有一種特別的天賦傾向？她不用做真正的作家，就可在書信的藝術中找到一種折衷辦法……女人如此善於寫信。她們從真實書信滑移到想像的書信、書信體小說的寫作，不是很容易的嗎？(1996: xiii-xix)

但是通過書信藝術論述等規範性質文本的分析，我們看到不論是在

<sup>17</sup> 最早以《宮廷祕書》命名其書信手冊的作者為皮傑 (Jean Puget de la Serre)，此書於一六二五年出版之後不斷再版，並掀起以《宮廷祕書》為體例編寫和命名書信手冊的仿效之風 (1625)。然而從十七世紀末以降，這個稱呼成為名人雅士眼中範例平庸、不合時宜之書信手冊的代名詞。有關《宮廷祕書》類書信手冊的出版歷史，請參閱 Chartier (1991: 159-207)。

屬於私領域的書信社交行為上，還是在進入公領域的書信出版上，女性和書信文化的關係遠非圖松所認為的那般理所當然。十七世紀貴族出身的史居德里必須以圓融狡捷的論述技巧，為女性執筆寫信的行爲賦予正當理由，把上流社交圈的友誼通信與西塞羅式的書信傳統聯繫為傳承關係，進而為女性書信的出版爭取讀者社群的認同。十八世紀延續十七世紀的寫信者死後才得以出版其書信的慣例，但隨著上流社會成為書信實踐的主流模式，女性書信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僅出版市場已可提供讀者閱讀路易十四時代貴族名媛具名的書信選集，書信專家甚至把賽維涅夫人視為親熟類書信的現代典範。十八世紀下半葉這個女性的書信社交能力和書信技藝受到社會正式肯定的時代，也是百科全書派嚴厲批判作為主流模式的書信行爲，以及期待心靈交流之友誼通信的時代。在此同時，小說從十七世紀末展開「以私密產生真實效果」(Goulemot, 1986: 395)的創作新頁上，提供讀者新的書信閱讀體驗——女性作家寫著的女性友誼通信。

### 參、閱讀書信選集還是書信體小說？

理查森筆下的可萊瑞莎與歐文小姐 (Miss Howe)，或是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新愛洛伊絲》(*La Nouvelle Héloïse*) 中的茱莉 (Julie) 與可萊爾 (Claire)，讓女性摯友間私密性書信的交換，這類不見於私人書信選集、不被書信手冊鼓勵的書信行爲，在公領域獲得了可見性和讀者的接受。十八世紀下半葉由理查森掀起的「英國書信」創作風潮中 (Coulet, 1991: 428-430)，女性寫著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進駐了圖書市場，出現在書店、租書店、私人藏書之中。有關這些女性作品的私人閱讀經驗，今人實缺乏一手資料

細探究竟。<sup>18</sup> 不過，當我們將這些作品視為彼時生活世界裡的「閱讀之物」(objets de lecture或literary objects)，記載並分類此物的私人藏書拍賣目錄和書店租書目錄，以及評介其內容的文學期刊，皆提供寶貴的歷史訊息，幫助我們了解女性作家面對之公眾的閱讀習性和期待。由於這項考察工作依賴上述三類出版品在歷史訊息上的相互補充，故面對數量龐大的藏書目錄文獻，筆者選取其中的女性藏書者，除了辨識其社會階層的分布情形，分析重點在於本文關注的文類作品被編排和分類的方式。<sup>19</sup>

### 一、女性私人藏書拍賣目錄和書店租書目錄

在史居德里筆下，熟讀眾多男性親熟書信類選集的阿敏特屬於貴族社群；相較於此文學再現，十八世紀女性藏書者的社會階層分布甚廣，不僅有王室家族和貴族出身，還有財勢顯赫的布爾喬亞以及小康平民。<sup>20</sup> 根據負責編輯私人藏書拍賣目錄的書商所採用的「巴黎書商系統」——以神學、法律、科學工藝、美文和歷史五大範疇分類書籍，<sup>21</sup> 理查森和盧梭的暢銷書信體小說當應歸類於美文範疇下的「小說」類別。有趣的是，列在「小說」下的諸子目中，

<sup>18</sup> 研究盧梭作品之接受情形的史家，可參考《新愛洛伊絲》的讀者們寫給盧梭的信函，請參閱 Darnton (1985: 215-263); Labrosse (1985b); Mornet (1909: 535-554)。

<sup>19</sup> 學者們根據十八世紀保留至今的私人藏書拍賣目錄，皆估計出相近的男女藏書者比例，女性藏書者僅佔百分之四，請參閱 Bléchet (1991); Marion (1999)。

<sup>20</sup> 此社會階層分布是根據三十七筆從 Bléchet、Marion 的書目研究和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之藏書目錄清冊，所獲得之女性私人藏書拍賣目錄。目錄皆由巴黎書商編輯和出版。以下的分析則運用其中出版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的二十筆目錄（見本文附件一）。

<sup>21</sup> 十八世紀私人藏書拍賣目錄中也有僅列書目，既不分類和也未從第一本依序編號，而這兩項乃為「巴黎書商系統」的特色。關於此系統的發明和使用，請參閱 Lesage & Netchine (2001: 28-32)。



卻未有「書信體小說」一詞。以兩位宮廷仕女身後的藏書拍賣目錄為例，不論是生前享有文學藝術家之保護人聲譽的龐波德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Pompadour)，或是波旁家族 (Maison de Bourbon) 的孔提公主 (Princesse de Conti)，當其藏書分別在一七六五和一七七五年被編為拍賣目錄之時，買書者或好奇者須在「小說」類別的子目「道德和政治小說」之下，才尋得理查森和盧梭的作品 (“Catalogue des livres,” 1765; “Catalogue des livres,” 1775)。但是，所有以「書信」(*Lettres de*) 為書名之首的虛構性作品，反而不是被置於「道德和政治小說」或小說的其他子目之下，而是美文的另一類別——「書信類」(“Epistolaires”)。

藏書目錄的編者們可能是為了方便編排之故，而將所有以「書信」為書名之首的書籍都齊聚一堂，但他們依照書信寫作時代排列書目順序的做法，卻又遵從書信藝術專家看重的傳承系譜。在此排列中的書信選集，為首的是古羅馬作家和十六世紀人文主義學者，其後依序為愛情書信、<sup>22</sup> 十七和十八世紀名流文士的書信集，最後則為提供範本的書信手冊。此一具悠久傳統的書信文學中既加入了女性寫信者的作品（作者皆為十七世紀下半葉沙龍社交圈的名女人，如賽維涅夫人，出版年代皆為十八世紀），還夾雜了男女作家虛構的私人通信作品。在這些虛構的書信式作品中，出現了五本女性友誼通信，且作者皆為女性：除了一位透露女性身分的匿名者，<sup>23</sup> 其他分別是杜諾耶夫人 (Madame Anne-Marguerite Dunoyer)、<sup>24</sup> 希可

<sup>22</sup> 跟隨中古世紀神學家亞伯拉和愛洛伊絲通信集之後的著作為《一位葡萄牙修女的愛情書信》(*Lettres d'Amour D'une Religieuse Portugaise*)。

<sup>23</sup> 書名為 *Lettres d'Henriette et d'Emilie, trad. de L'anglois, par M<sup>me</sup> G. D. D. S. G.*。

<sup>24</sup> 書名為 *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 de Deux dames de Condition dont L'une Était à Paris, et L'autre en Provience*。

波尼夫人 (Madame Marie-Jeanne Riccoboni)<sup>25</sup> 和樂潘斯夫人。<sup>26</sup> 這三位女作家最初皆匿名出版，隨著著作成爲暢銷書，她們的名字才出現於再版的書名頁上。<sup>27</sup> 故各個藏書目錄對她們著作不同版本的紀錄中，之所以有的爲匿名，有的爲具名，實爲此變化的反映。此外，在寫作風格上，杜諾耶夫人發表於十八世紀初的作品仍舊屬於史居德里所推崇的殷勤文雅式的友誼書信。<sup>28</sup> 其他兩位以及在書名頁上註明爲「翻譯自英語」的匿名女作者的作品，則貢獻於查理森式「英國書信」的創作風潮，其中希可波尼夫人係最早以女性友誼通信作爲小說敘事文體的女作家。在此分類和排列下，寫於十八世紀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仿若進入以友誼書信爲重之書信文學傳統的系譜。

出現在私人藏書拍賣目錄裡「書信類」的女作家作品，主要爲女貴族藏書者所擁有。屬於小康平民女性的藏書目錄中反而僅列出杜諾耶夫人和樂潘斯夫人的作品。當然，私人藏書目錄並不能證明藏書者讀了他(她)擁有的讀物。此外，當時的沙龍社會常接受作家們的獻書，也可說明爲何女貴族的小說藏書總數高於其他兩個社會階層的女性。另一方面，在小康平民者的目錄中，那些被編輯者以「沒有多大價值」、「捆成一包」記錄的散冊廉價品，或許其中

<sup>25</sup> 兩本作品的書名分別爲 *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à Milady Henriette Campley, Son Amie* 和 *Lettres d'Elisabeth-Sophie de Vallière à Louise-Hortence de Canteleu*。

<sup>26</sup> 書名爲 *Lettres d'Emerance à Lucile*。

<sup>27</sup> 根據馬爾坦 (Angus Martin) 的研究，十八世紀的小說若被印行達五版之多即可視爲暢銷書。希可波尼夫人的兩本女性友誼通信小說中，*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超過二十版，*Lettres d'Elisabeth-Sophie de Vallière* 至少八版。樂潘斯夫人的 *Lettres d'Emerance à Lucile* 也超過六版 (1970: 383-389)。

<sup>28</sup> 根據納巴哈 (Alain Nabarra) 的研究，杜諾耶夫人的作品自一七一八年出版之後，至少再版九次 (2000: 7)。

存有當時流行的小說。除此線索提供的假設，也須知道她們是經營「閱覽室」(cabinet de lecture) 的書店老闆主要訴求的客戶對象之一，這也可能是小康平民女性之所以少有小說藏書的原因。

以當時巴黎書商中最有名的兩家「閱覽室」為例，<sup>29</sup> 他們便提供給男女客戶由女作家所著的書信體小說，甚至私人藏書目錄上未列出的女性友誼書信「選集」。在他們的租書目錄上，小說類書籍最多，<sup>30</sup> 並因市場供需的邏輯而對「巴黎書商系統」的分類方式做了調整。譬如勒瑞 (Le Jay) 為吸引客戶興趣，將列有真實書信選集的「書信類」安置於「小說」這個大類之下，卻成為此大類下唯一的一個子目。此外，從三本由書名標示為母女、女性友人間通信的作品，再次說明當時的讀者在面對書信作品被分類的位置所傳達出的訊息時，會產生此作品為真實還是虛構這樣的不確定感。例如樂潘斯夫人的《蒙提耶夫人寫給其女的書信》列於賽維涅夫人的書信集之後，而出版於一七七六年的《利夫耶伯爵夫人寫給她的女友諾夫朋男爵夫人的信》(*Lettres de Madame la Comtesse de La Rivière à Madame la Baronne de Neufpont, Son Amie*) 則列在曼特儂夫人之前。事實上，這本匿名小說的作者普蘭小姐 (Mademoiselle Poulain de Nogent-sur-Seine) 為她的女主人翁取的姓氏，是借用了賽維涅夫人著名的堂兄 (Comte de Bussy-Rubutin) 的女婿家姓，而真實的利夫耶書信選集也列在目錄之中 (Le Jay, 1789)。《阿伊色小姐寫給加

<sup>29</sup> 這兩家「閱覽室」的經營者分別為吉樂 (Jacques-François Quillau) 以及勒瑞父子 (Le Jay père et fils)。吉樂的「閱覽室」是巴黎最早的租書店之一，保存至今的租書目錄，其印行的時間涵蓋一七六四年到一七七三年；勒瑞的目錄則涵蓋一七八二年至一七九九年 (見本文附件二)。後者於一七八七年以兩萬餘本書，成為當時巴黎藏書量最多的「閱覽室」。有關法國十八世紀「閱覽室」的歷史研究，請參閱 Chartier (1995: 43-56)。

<sup>30</sup> 佔吉樂於一七七三年出版的租書目錄中所有藏書的百分之四十二，佔勒瑞於一七八二年出版的目錄中所有藏書的百分之四十七。統計數字根據 Marcil (2000: 54)。

蘭君尼夫人的信》(*Lettres de Mademoiselle Aïssé à Madame Calandrini*; 以下簡稱《阿伊色》)(Aïssé, 1787) 的例子則剛好相反，這本真實的女性友誼通信選集，卻被列入「小說」類 (Le Jay, 1789)。

在書信體小說流行的年代，租書店的客戶反而可能在目錄分類的誤導下，把真實書信的選集當作小說來閱讀。當然，我們難以實際得知那些根據私人藏書拍賣目錄、書店租書目錄買書或租書的讀者們，是否在閱讀一本女性友誼通信的作品時，受到目錄分類的影響。但這些目錄反映了法國十八世紀書信文學的特殊現象，即傳統上以真人通信為主的書信文學，因當時小說家為了讓創作的書信產生真實效果，以及讀者社群對此的接受，出現了納入書信體小說的通俗化現象。在此書信文學通俗化的過程中，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女性友誼通信文體寫作的女作家們，也對書信體小說出版和閱讀的流行趨勢有所貢獻，共同參與一種正在緩慢變化中的書信文化。

## 二、期刊的新書介紹和評論

十八世紀的期刊扮演著當時輿論的「輔導員角色」，介入於「作者和公眾之間、書籍和讀者之間，事件和事件的詮釋之間，知識和對知識的評論之間，思想和思想的傳播之間」(Labrosse, 1985a: 34)。《文學年份》(*L'Année Littéraire*)、<sup>31</sup>《文學通訊》(*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sup>32</sup> 和《女士報刊》(*Journal des*

<sup>31</sup> 《文學年份》(1754-1790) 為十八世紀銷售量最大的期刊之一，主編弗海宏 (Élie-Catherine Fréron) 是百科全書派的反對者。

<sup>32</sup> 《文學通訊》(1753-1793) 的主編格林男爵 (Baron Friedrich Melchior de Grimm; 以下簡稱格林) 為狄德羅的摯友。此期刊以手抄限量發行的經營方式，為歐洲各宮廷人士和貴族社群提供巴黎上流社交界和藝文活動的消息，也同時宣傳《百科全書》和百科全書派的價值理念。

*Dames*)<sup>33</sup> 是當時三份經營理念和訴求對象相異的期刊，但之間有一共同點，即均重視小說類的新書介紹和評論——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十八世紀下半葉出版的書信體小說。相較於私人藏書目錄的書商編輯和租書店目錄的書商老闆，在分類工作上強化了書信式作品在接受上真實和虛構之模糊性，文學期刊記者以何種專業方式為讀者辨識私人通信的真實和虛構呢？在看待那些他們認為是虛構的通信時，還是以書信論述的範例和準則去評量它們嗎？

十八世紀的期刊記者在向讀者介紹和評論新書時，首先根據書名頁提供有關書的「身分證」資訊，包括書名、作者姓名、出版地、出版者名稱和地址；其次是根據書的物質「樣貌」，包括說明頁數、冊數和開本大小；最後是運用摘要、節錄、精華萃取 (*extrait*) 和引述等技術來介紹書的內容，並加以評論。面對一本新上市的書信體小說，其作者又採取匿名，或是以編者、翻譯者身分來讓作品產生真實性的效果，期刊記者也只能透過書本本身在形式上和陳述上提供的資訊，去辨識作品的屬性。一旦根據閱讀經驗而認定新書為「小說」，記者即用同類型小說的成功作品，而非書信藝術的典範作品來進行比較和評介。被租書目錄歸為小說類的《阿伊色》，其編者在書名頁上特地說明伏爾泰曾為寫信者生平做註解一事，以強調書信的真實性。故對此選集，《文學年份》的記者是拿賽維涅夫人的書信，來比較和評論新選集的作者在情感表達上的書寫特質和其書信的歷史價值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1788: 209-210)。同年另一期刊《法蘭西通報》(*Journal général de France*) 的記者在評量同一新書的文中，則加入了百科全書派推崇的西塞羅為參照 (“*Livres nouveaux et Littérature*,” 1788)。對十八世紀下半葉匿名的書信體小說的評介中，期刊記者最常參照的作品都是發表於十八世紀上半

<sup>33</sup> 《女士報刊》(1759-1778) 以女讀者為訴求對象。

葉，如理查森的《可萊瑞莎》、小克雷畢雍 (Crébillon fils) 的《某侯爵夫人的信札》(*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葛菲妮夫人 (Madame Françoise de Graffigny) 的《一位祕魯女子的信札》(*Lettres D'une Péruvienne*)。《文學年份》的主編弗海宏在起筆介紹出版於一七六二年的匿名作《如西小姐寫給某某小姐的書信》(*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y à Mademoiselle de \*\*\**；以下簡稱《如西》)之初，就以理查森的作品為新書的屬性和品質作定位：「《可萊瑞莎》書信的成功讓我們的人文生產了眾多此類的作品，但都遠不及在永恆的理查森作品中展現的那種天份、哀婉動人和自然。沒有什麼比把缺乏力量的表達拿去包裝老生常談更簡單的事，還把那些拼湊成堆的庸句凡語稱之為『書信』。這就是我們的現代作者每天都做的事。人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多的書信式小說」(“Lettre V,” 1762: 99)。<sup>34</sup> 但也有些作品讓記者懷疑作者，把自身真實的通信改裝成流行的「英國書信」。格林就在《文學通訊》上如此辨識希可波尼夫人以虛構的翻譯者之名發表的第一本小說，<sup>35</sup> 並對讀者言：

這些如此真實地寫下來的信不是給公眾讀的，而是給一位心愛的情人。我們從這些信的熱情、混亂、瘋狂、自然和具創意的措辭表達之中，見到了她的情人……我懷疑信中好幾處被竄改的地方是因為作者擔心被認出來……縱使作者努力包裝或是去除真實的筆觸，這些信終將讓您獲得無可比擬的最大享受。(1968a: 365-366)

<sup>34</sup> 雖然弗海宏是反百科全書派者，但跟狄德羅一樣欣賞理查森；狄德羅曾在一七六一年於《外國報》(*Journal Étranger*) 上發表〈對理查森的讚頌〉(“Éloge de Richardson”)一文 (1951: 1059-1074)。

<sup>35</sup> 此書於一七五七年出版時，書名頁提供的完整書名為 *Lettres de Mistriss Fanni Butlerd à Milord Charles Alfred de Caitombridge, Comte de Plisinte, Duc de Raflingth; Écrites en 1735; Traduites de L'anglois en 1756 par Adélaïde de Varançai*。

期刊記者除了要鑑別匿名作品的虛構屬性，還會去辨認作者的性別身分。《女士報刊》在介紹《如西》的第二版<sup>36</sup>時強調：「人們在這些書信裡讀到了機智與豐富的自然特質，所以很輕鬆的就認出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女性。在此書中，有著優雅、情感、描述細緻的人物特寫，以及令人愉悅的語言表達」（“Livres nouveaux IV,” 1765: 75）。同一期刊的記者則認為另一部以女友通信為貌的匿名小說其實是男性寫的：

奧海利小姐把她從觀察得來的評語都寫給她的一個女友。作者毫無疑問的是一位年輕男子。不曉得為什麼他嗜好攻擊最偉大的天才們和最優秀的作家們。他用一種貧乏又可恥的方式攻擊盧梭、伏爾泰和達朗伯 (d'Alembert) 等先生。整部作品充滿了缺乏真實感的冒險、放浪形骸的畫面，對歐洲各國家的描繪筆法又軟弱無力。（“Livres nouveaux V,” 1765: 80）<sup>37</sup>

針對希可波尼夫人以匿名發表的第二本小說《卡堆斯皮女士寫給女友康皮雷女士的信》(*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à Milady Henriette Campley, Son Amie*)，弗海宏賞識之餘說到：

這十幾年來，我從未在這種輕浮文類裡讀到像這本寫的如此之好、如此有趣的書。啊！日內瓦的盧梭先生，當您知道這本小說的作者是一位女性的時候，您會如何作想？(Lettre III: *Lettres de Milady Catesby*, 1758: 302)

根據荷蘭學者凡傑克 (Suzanna van Dijk) 的觀察，十八世紀的

<sup>36</sup> 第二版 (1765) 的書名更新為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i à Mademoiselle de \*\*\**, *Contenant Son Histoire: Nouvelle Édition, où L'on a Joint un Essai sur la Jalousie*。

<sup>37</sup> 評介的作品書名為 *Lettres de Miss Elisabeth Aurély, Petite Niece du Célèbre Docteur Swift, Traduites de L'Anglois*。

期刊記者對一本由女作者寫的小說會以「殷勤文雅」的方式表達其包容的態度，而對男性小說家的批評就顯得毫不留情（1988: 243）。這點有助於了解期刊記者何以需要先識別匿名作者的性別，以拿捏其評論的批評聲調和語氣。不過，儘管當時的禮貌規矩讓女作者免受記者們過分嚴厲的對待，但記者們對男女作者的小說都是用同樣的價值標準來評論——逼真性、道德教化和美學風格。

法國學者拉布勞斯 (Claude Labrosse) 在分析一七六一年盧梭發表《新愛洛伊絲》那年文學期刊對此著作的評論時指出：「書信特質 (épistolarité) 的使用較像一種理所當然的可複製性結構 (structure reproductible)」(1985b: 205)。也就是說，拉布勞斯認為期刊記者並不在意小說藉由通信關係和溝通行為所展現的「書信特質」，不過視之為一種可不斷被重複使用的敘事框架。但根據筆者的觀察，當期刊記者以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範慣例，檢視小說再現之故事世界的逼真性時，並不漠視小說敘事依憑的通信關係，尤其當寫信者抵觸了書信交換必須遵守的禮貌規矩，或當再現的書信式溝通缺乏現實感。尤其是在有關愛情的通信關係上，記者們對希可波尼夫人第一部作品裡女主人翁的「坦率」言行所做的評論，呈現了新舊兩種書信行為準則的對立。格林遺憾女主人翁的表達應該更坦率，其所認同的是狄德羅對於書信行為所要求具真誠情感的新標準。弗海宏在評論中則以小克雷畢雍的《某侯爵夫人的信札》為古典主義美學的模範，批評希可波尼夫人的人物太過坦率、不謹慎，失去女性在愛情關係中應有的端莊行為和矜持策略。如此一來，反而會讓讀者無法辨識「作品要呈現的到底為英國風俗還是法國的方式」(“Lettre III,” 1757: 59)。縱有格林的支持，愛情書信小說所受的嚴格成規之限制，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十八世紀下半葉之後，致力於「隱私文學」(littérature du privé) 創作的女性作家甚少選擇此類



通信關係寫作小說。<sup>38</sup>

本文之前曾指出，書信手冊的作者諄諄叮囑讀者，必須在以友誼之名建立的書信關係中嚴守謹慎原則。相較於指導書信行為的手冊作者，期刊記者面對小說人物以理想友誼之名傾吐隱藏於心中的話語和祕密，倒是沒有採用相同的謹慎原則指正小說家。不過，記者們極為重視書信行為是否合乎應有的禮貌規矩，就如《文學年份》對《如西》的評論：「如西小姐首先想拿一位老舅媽開玩笑。此書作者以為說自己親人的壞話是個好樣子」（“Lettre V,” 1762: 100）。《女士報刊》也對一部本諾夫人（Madame Françoise-Albine Benoist）杜撰的男友人的通信中，<sup>39</sup> 男主角因寫給友人而「完全不在乎風格形式」、「以不良的語氣開玩笑」，而認為最後這個缺點「破壞了小說的人物，尤其是主角塔樂伯爾上校」（“Livres nouveaux XIII,” 1767: 80）。所以，小說所再現的友人通信必須合乎誠實尚禮（honnêteté）的行為，這也是書信專家在以禮貌規矩規範友誼書信書寫時強調的面向：不可忽視寫作的風格形式，也不可說不良的笑話。

其次，期刊記者也要求小說所再現的書信交換要能呈顯出溝通情境的現實感。對於提供通信者雙方書信的小說，回信的內容必須關心對話者的情況、情緒狀態和需要。《女士報刊》即以此標準批評本諾夫人的另一部作品：<sup>40</sup> 「女主角伊麗莎白為了向密友阿樂比夫人徵詢意見，把所有發生的事都詳細的寫在信中，其友也在回信中給予建議。這部作品獲得了好評，讀者們也在閱讀中享有愉悅之感。不過，這本書似乎也肯定了有些人所認為的，書信形式對小說

<sup>38</sup> 關於這種改變，也有其他學者注意到並著文論之，如 Goldsmith & Winn (2005: xxxi); Stewart (1989: 553-558)。

<sup>39</sup> 書名為 *Lettres du Colonel Talbert*。

<sup>40</sup> 書名為 *Elisabeth*。

寫作並不有利。因為所有阿樂比夫人在回信中的讚美、建議或是笑話都不合於伊麗莎白的情形，這就減弱了小說的整體效果」(“Livres nouveaux VIII”, 1766: 97)。希可波尼夫人第二本以女性友誼通信作為敘事結構的小說，雖然和第一本同樣僅呈現通信關係中單方面的書信，卻被《文學年份》的記者認為欠缺溝通情境的現實感：

這部小說的女主人翁必須不斷地對女友的回信做精華摘要，但這樣做是有違常理的。因為她的女友應該知道自己寫的內容，所以很明顯是特地為小說的讀者而寫的，因為他們只能讀到通信裡的單方書信，而無法得知另一方的回應內容。  
 (“Lettre XIII,” 1771: 310)

除了上述兩點評論原則之外，期刊記者們在閱讀這些虛構的友人通信時，從未如百科全書派讀西塞羅寫給友人的信簡一般，對友誼的情感表達和行動給予正面欣賞，但如果小說中友人的行為舉止或是以友誼之名而為的行動，逾越了社會倫常秩序或者看似失真，就會遭受他們的批評和譴責。弗海宏對於《新愛洛伊絲》中男女主角的友人們，克萊爾和愛德華爵士 (Mylord Edouard) 的行為，即深表不以為然：

克萊爾半瘋半認真。敏捷、愛說笑話、活潑的她常忘我的議論政治和道德。她最大的熱情就是對茉莉的友情。不過這份友情和她的快樂心情把她帶離得太遠了：她向聖波洛 (Saint-Preux) 要一個吻來鼓勵茉莉也照樣給情人一個；輕鬆、縱容、獻殷勤的她還為他們找到方法見面交往，借給他們自己的房子；她甚至計畫離開自己的父母，跟隨茉莉一起出走。  
 (“Lettre XIII,” 1761: 303-304)

對弗海宏來說，縱使愛德華爵士是一位「慷慨又感性的英國人」，並反映在他對聖波洛的友情，但這些都不足以讓人同意他「要茉莉

脫離父親的權威」(“Lettre XIII,” 1761: 302)，也不能原諒他「建議一個年輕女子離開她的年老又生病的母親，前去他在英國的領地，和聖波洛一起享受他贈與的豐厚財產，過著遺世獨居的愛情生活」(“Lettre XIII,” 1761: 302)。如果盧梭意圖把愛德華爵士塑造成一個「真正朋友的模範」，弗海宏卻做了一個相反的詮釋以指出這位人物的友情行為不近情理，製造出失真的反效果：

這個真正朋友的模範，新皮拉德 (Pylade)<sup>41</sup> 把聖波洛送上船獨自一人去環洋旅行，而且這個他自己想像的美好旅行還是他一手策畫和執行的；丟下他的最好朋友一個人處在失望悲傷的狀態；把好友推到一場長期又危險的航海旅程；又讓自己不能見到心愛的朋友長達四、五年的時間！這些關心和熱忱的證明是多麼令人讚賞！(“Lettre XIII,” 1761: 303)

此外，弗海宏也同樣認為《如西小姐的信》裡對慷慨友誼的描繪失真且可笑。書中的女主角發現自己與女友愛上同一位男子，記者對此嘲諷的說：「在這兩位女人間發生了一場慷慨之戰，兩位對手互相爭執是對方才具有崇高的靈魂和美德。小說式的情景可從來沒有以這樣的排場被鋪陳過」(“Lettre V,” 1762: 107)。

由這些評論中可以見得，維護禮貌規矩、倫常秩序的期刊記者，和書信專家一樣看重小說的道德教化功能。秀東 (Dom Louis-Mayeul Chaudon) 這位書信專家，曾在一部向有心作為「品味之士」的讀者推薦優良讀物的書籍中，提到他極不願放進小說這類「無益處」甚至「危險」的作品。但他仍慎選了一些具備道德教化的作品，以形塑讀者們的「精神卻一點也不損傷心靈」(1772: 258)，其中包括三位著有書信體小說的作家：盧梭、希可波尼夫人

<sup>41</sup> 希臘神話人物。他和奧瑞斯特 (Orestes) 的忠貞友情成為著名的傳說故事。

以及艾利夫人 (Madame Elie de Beaumont)。不過，期刊記者更強調一部具道德教化功能的小說絕不能寫成像一部論道德的論著。他們認為，由於小說提供讀者具體的例子，並透過人物的行動以彰顯道德意涵，故比格言式的論述更為有效。《女士報刊》的記者即以此概念，評量一本「翻譯自英文」的匿名小說：<sup>42</sup>

這本小說非常令人滿意：作者完成了這類作品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讓人對美德產生興趣並熱愛美德。作者對愛情的描繪也相當不錯……不過，那兩位父親的書信是附加的道德論著，又沒說出任何新意，實在冷卻不少小說的整體效果。  
("Livres nouveaux," 1764: 80-82)

格林對盧梭的批評之一也是出自此概念。根據拉布勞斯的分析：

如果格林受不了讀一本塞滿論文的小說，並不是他不同意作者在文中陳述理念原則，而是在於這些陳述只能從小說裡的人物和行動中去理解。作者必須放下自己的論述而讓人物角色的論述得以發展。……人物角色是一個結合可識別的話語、可詮釋的舉止和行動的形式，不能受到作者的言說干擾。  
(1985b: 162)

在這層意義上，格林簡單而中肯地讚賞希可波尼夫人的小說常有「真正的又細緻的反思」(1968c: 164)。

期刊記者透過對小說的節錄、精華萃取和引述，說明他們以禮貌規矩等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範和觀念作為判定作品逼真性的準則，重視小說從故事情節裡的人物和行為傳達道德的教化功能，也同時表達他們對小說書寫之美學風格的賞析。格林讚賞希可波尼夫

---

<sup>42</sup> 書名為 *Histoire de Julie Mandeville, ou Lettres Traduites de L'Anglois sur la Troisieme édition*。

人書寫技藝的用詞和概念 (1968b: 98-99)，也同樣為其他期刊記者使用於評論其他作品上，其中包括了優良的書寫品質、場景安排和敘事技巧，以及閱讀的審美感受。記者們在使用諸如「令人舒服的」、「流暢的」、「迷人的」、「優雅的」、「簡單的」、「自然的」來形容書寫品質中，常和書信專家在評價書信風格的用詞混合併用。不過，最具指標性的讚語莫過於以具有「情感」、「情感風格」<sup>43</sup>等語來肯定女作家寫著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當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批判「現代人的書信」缺乏情感，並勾勒理想的私密友誼書信之圖像之際，也正是女性作家透過書信專家、學者輕視的小說寫作女性友誼通信，嘗試與讀者—友人進行感性分享之溝通實踐的開始。

在各自所屬的期刊之下，記者依據書評的書寫成規以及認定的價值準則，向讀者呈現了他們在閱讀書信體小說時關注的焦點，也同時意圖形塑期刊讀者的評閱能力。這些書評顯示當時「文學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Lettres) 的成員有條件的認可了女性在此類作品上的表現成果。我們藉由私人藏書拍賣目錄、書店租書目錄和期刊書評等透露女作家所書寫之女性友誼通信小說被使用和閱讀的書寫紀錄，看到了在法國十八世紀中葉書信文學的通俗化趨勢、以及書信小說處於一種去污名化的趨勢。而出版於五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末的女性作品既是此雙重趨勢的獲利者，同時也是積極的經營者。本文在分析了女性作家在寫作女性友誼通信小說時所面對的公眾之閱讀習性，以及作品被接受的環境之後，接下來將討論她們在從書信書寫、新式小說和文學評論等汲取創作資源的過程中，在推

---

<sup>43</sup> 「情感風格」(style de sentiment) 是秀東在評論希可波尼夫人作品時使用的語詞 (Chaudon, 1772: 257)。

動感性分享的閱讀效果中所期待被聆聽的友人話語。<sup>44</sup>

## 肆、感性分享中的女人之聲

書信體小說的構成，既包括其文本內容也不可忽視承載它的物質部分。從書本的書名頁、排版呈現的信件格式，到文本裡再現的通行行為，在在都賦予此一虛構世界以逼真的物質性與陳述性的情境。對十八世紀下半葉的女作家而言，選擇女性友誼通信作為小說敘事形式，意味著必須使用一種在情景安排上、通信人物的言說上，以及與現實世界定義之書信書寫的協商上，皆不同於其他通信關係的創作工具。

在舊制度時期的法國，規範書信書寫之溝通行為的手冊首要指導讀者認識和遵從社會關係裡等級、位階、性別等區別原則，「寫給友人」則是拿來說明如何寫給位階或等級平等之人的最佳書信範例。在定義書信書寫的論述中，友人間的書信交換既指稱了社會關係的特定範疇，也承載了象徵性意涵。特別是書信藝術論者，運用傳統友誼書信理念以闡揚自己和所屬社群在溝通倫理上所認同的價值和準則，以及成就的書寫風格。如十七世紀的史居德里，她把遠離政治權力核心的貴族社群裡交換的友誼書信，與限於宮廷禮儀規範下的位階化與制式化的書信加以區別。十八世紀中葉的百科全書派則批判絕對君權政體下被奴役化的書信行為，以及上流人士書信言談的空洞和虛偽。此時女作家筆下女性摯友之間私密的書信談話，也乞靈於友誼書信理念，強調她們「彼此什麼都可以傾訴」這

<sup>44</sup> 以下分析之作品，除了取自十八世紀私人藏書等目錄和期刊書評提供的具名的或被記者視為女性作者的匿名作品之外，筆者也參考兩份當代學者整理的十八世紀法文小說書目 (Giraud, 1977; Martin, Mylne, & Frautschi, 1977)，選取出版於一七八〇年代、女作者身分能被辨識的作品。詳細書目列於本文附件三。

種自由的、平等的、信任的溝通關係。在具有這些被社會認同的價值理念的溝通關係中，女性「自由地」說出無法在權威者面前表達，卻希望他們聽到的內心想法，透露嚮往幸福、受尊重的夢想。

但不論小說作者筆下所提供的為通信者單方還是雙方往來的書信內容，這些展示在文學公共領域的私密性友誼書信，都不僅止於一種抽象式的、去物象脈絡的理念宣稱，藉友誼書信理念之名所釋放出的言說內容也並非一種理所當然、毫無限制的表述行為。筆者將從人物和書信的展示、編織私密的信體和書信約定，以及再現於友誼書信中的談話三個面向，說明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女作家如何操作一種對眾人共享之書寫文化和價值理念的同意策略，以期待她們對壓抑女性生存的社會環境所發出的不同意之聲，得以透過感性分享的閱讀效果一起被讀者聽見和接受。

### 一、展示人物和書信

面對一本本付梓印行的小說實體，位居隱性的讀者要如何去進行接觸、挑選一本他所感興趣的書籍這樣的行動？有的人打開書名頁或瀏覽序文等開場白，有的讀者如《狂歡節的孩子》(*L'enfant du Carnaval*)<sup>45</sup>一書裡的主人翁般：

沒有人指導我如何選擇讀物，我對那些書毫無認識，也無法從書名決定。所以我常翻到書的中間，瀏覽幾頁，讓我的耳朵識別風格，讓我的理性識別主題。如此，我很少選錯書。  
(Pigault-Lebrun, 1989: 110-111)

相較於十八世紀上半葉的小說，十八世紀五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發表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女作家已很少使用序文去向讀者解釋小說

<sup>45</sup> 初版的年代為一七九六年。

中書信的真實性，如使用無意中發現手稿之類已成小說序文常規的主題。<sup>46</sup> 但女作家們仍舊要讓其作品在第一印象上不會被聯想為虛擬不實或有害風俗的小說類 (May, 1963)，因而依賴以「書信」(*Lettres de*) 為書名之首，以顯示該作品是直接來自於現實世界的生活／生命書寫。標題即已引起讀者的興趣，書信本身足以說明它們被出版的理由，此種展示方式在當時已成趨勢。筆者將對兩部附有編者題獻和序文的作品加以比較分析，說明從事此類創作的女作家們在人物塑造上的共同性，以及在賦予女性友誼通信出版的正當理由上，可汲取運用的公認價值和創新的嘗試。

這兩部作品分別為樂潘斯夫人寫著之《愛爾蒙絲寫給露西的信》(*Lettres d'Émérance à Lucie*) (Leprince de Beaumont, 1765) 和普蘭小姐的《利夫耶伯爵夫人寫給她的女友諾夫朋男爵夫人的信》(*Lettres de Madame la Comtesse de La Rivière à Madame la Baronne de Neufpont, Son Amie*) (Poulain de Nogent-sur-Seine, 1776)。前者在標題上簡單的向讀者表示，這部作品是有關兩位平凡女子的書信交換。但從作者以編者身分把書獻給一位匿名女保護主的獻詞及其序文〈告讀者書〉的內容看來，她向讀者介紹的主人翁既非像帕美勒 (Pamela) 的女僕身分，其社會地位也不像出身布爾喬亞階層的可萊瑞莎 (兩者皆為查理森的小說人物)，而是一位曾生活在宮廷，熟知上流社會禮儀的高貴女士。事實上，這些書信體小說女作家們筆下的主人翁，不論是冠以英國署名的女子，或是剛從修道院附屬女子學校離開摯友的少女，都如同樂潘斯夫人筆下的愛爾蒙絲一樣，強調其所具備的書信技藝。在以社會和文學成規為逼真性準則的要求下，這些熟稔書信書寫的人物自然為出身貴族或受過高尚教育的女

<sup>46</sup> 有關法國十八世紀小說序文的研究，請參閱 Angelet (2003); Herman (1999); Zawisza (1992: 281-296)。



性。是故女作家發表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和當時真實書信集，或以真實書信為範例的手冊一樣，呈顯出女性的書信書寫為上流文化的階層屬性。

不過，在小說中，「上流社會」卻成為女作家們用來對比女主人翁之脫俗人品、書信之誠摯情感的反差對象。如普蘭小姐在其作品中把所有理想女性的特質集於主人翁一身，包括出身、財富、美貌、美德和才能，又強調她從未沾染上流社會的輕佻言行等壞習性。樂潘斯夫人在假女編者之名所寫的序文中，也向讀者介紹主人翁終於脫離宮廷社會、隱退於鄉居生活裡品嚐安寧，並接受當地顯貴的夫人們請託，教導她們的女兒處世之道。同篇序文中，編者對於主人翁和過去的學生、爾後成為密友所交換的書信何以值得出版的問題上，雖考慮到讀者好聽故事的興致而故作懸疑地提及主人翁曾有過不幸的遭遇，但其重心仍在於良好模範的展現，宣揚主人翁的超凡美德為女性的範例，以及其書信內容對社會深具教育益處。小說的書信內容雖以友誼來定位女性的通信關係，並作為人物情感交流、相互協助的動機所在，但對恪守文學再現之位階秩序的樂潘斯夫人而言，在其著重於展示社會公認價值的序文中，女性友誼並非具有提高其書信出版價值的論述效果。<sup>47</sup>

相較於樂潘斯夫人訴諸其作品對社會具道德教化的功能，普蘭小姐則強調其作品的歷史價值，如冗長的副標題所示：「[此書信集]記載的是她自己、她的孩子以及幾位親人的生活；還有諸多路易十四在位統治時期的故事與趣聞軼事。」在此，作者創新一格地把女性友誼主題放進序文當中。由作者塑造出來的編者人物在序文裡向讀者說明，其所出版的書信乃為通信者雙方因友誼而共建的家族史

<sup>47</sup> 關於法國十七和十八世紀友道論述中性別偏見的傳統，筆者曾在博士論文專章（第三章）討論，請參閱 Chin (2004: 208-304)。

之見證：編者自身即她們共同的孫子，真實的歷史人物和虛構的家族史又被作者以友誼關係聯繫起來；除了主人翁的夫姓是取自於確有其人的賽維涅夫人堂兄的女婿，主人翁的祖母則成了賽維涅夫人的友人。這些標榜「真正知心話」、「友誼、母愛和夫妻情模範」的書信不僅承諾讀者將閱讀到各式各樣的故事，且能享受寫信者具「才氣、天真、直率」<sup>48</sup> 特質的書寫技藝和風格。

不過，那位進入女主人翁內心世界、認同她的價值觀的編者角色，才是女作家筆下影射的理想讀者：

夫人，我把此書信獻給您。丈夫這個頭銜完全不影響我向您致上這個敬意。因為縱使結婚多年，我對您的愛意始終未變。對自己的忠貞，我一點也不害羞臉紅，人們怎麼會為自己的幸福感到害羞！這是利夫耶伯爵夫人在編號第一百四十六封信中所表達的意思。她說，兩個人能廝守終身、彼此相愛、無話不談、擁有為人所見證的幸福，這些如此甜美的事難道什麼價值都沒有嗎？太不幸了！是的，那些不認識或是損傷這種快樂的人是可憐不幸的！身為她的孫子，我所思所感與她一樣。

如果我能在這對您表達讚美之辭，將是我的驕傲！您卻不願意。最大的讚美也就是三十餘年來我對自己說的：

夫人，

您的愛慕者、情人與幸福的丈夫，  
拉瓦納伯爵 (Le Comte de la Vanne)<sup>49</sup>  
(Poulain de Nogent-sur-Seine, 1776)

作者把理想的女性生存狀態不僅再現於內文中，也銘刻進序文

<sup>48</sup> 「真正知心話」、「友誼、母愛和夫妻情的模範」、「才氣、天真、直率」皆引自 Poulain de Nogent-sur-Seine (1776: ix)。

<sup>49</sup> 這段由作者假編者之名寫的獻詞，無頁數標示。

之中：幸福的婚姻生活以及在愛情和友誼的平等關係中獲得自我表達的自由。文學史家韋爾西尼 (Laurent Versini) 認為書信體小說主要談論女性，又多數的作品出自於女作家之手，故此類文學首要訴諸的讀者為女性 (1998: 60)。誠然，樂潘斯夫人、普蘭小姐以及其他女性作家營造的虛構世界乃封閉於女性友人之間私密書信的交換，但是她們為自己作品所設想的閱讀對象並不侷限於女性讀者。夏何耶夫人 (Madame Isabelle de Charrière) 這位八〇年代中葉受讀者歡迎的小說家，<sup>50</sup> 在其所著《漢雷女士的書信——由她的女性友人出版》(*Lettres de Mistriss Henley, Publiées par Son Amie*) 一書中，塑造一位受苦於丈夫的自我中心和冷漠的女主角，向女友表明心願，希望日後她寫給後者的信能讓天下所有為人夫的都能讀到：

假設我在信中所述有幾分的公正性，您也覺得能夠引起興趣，就請您更改其中的姓名，刪除無趣或無用之處，把它們翻譯到可讀的程度。我相信有許多的女性跟我遭遇的情形是相同的。我希望能夠糾正、或至少引起做丈夫的注意。(1784: 7)

女作家們期待和讀者建立的溝通關係依賴於一種「分享」的邏輯：由書頁實體構成兩者接觸的共同空間，以及透過閱讀這樣的行動形成彼此享有的共同時間。於展頁閱讀間，具備種種親切的、德行的寫信者，在由理想化的友誼界定的通信關係中和讀者一友人談心、講述故事。讀小說的讀者不是窺人隱私的局外者，而是如讀信的友人般能夠進入作者通過書信的形式和話語建構起的溝通情境。

---

<sup>50</sup> 有關此作者的研究，請參閱 Starobinski (1970: 130-151); Trousson (1994)。

## 二、編織私密：從信之物質形式到書信約定

小說的書名或作者以編者名義而寫的序文，意在讓讀者知曉讀物作為書信的屬性以及通信者的關係，而書籍的排版形式則再現了「信」的物質特性。就如同私人藏書拍賣目錄和書店租書目錄中把書信體小說和書信範本、名人書信集並置對讀者所顯示的訊息影響，書信體小說的興起，也對舊制度下的寫信和讀信行為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小說提供的排版信體讓讀者更為熟悉一封信的格式組織，尤其是標點符號的使用。與書信體小說所再現的書信相比較，那些十七和十八世紀保存至今的手稿式書信相對地忽略使用標點符號來斷字結句。<sup>51</sup> 這種忽略或出於節省紙張之故，或為強調手寫藝術，使得閱信者須以唸出聲的方式來讀信。從這個角度，書信體小說讓人們更為習慣覽信默讀的動作。就書信格式而言，十八世紀出版的真人書信集裡的書信並非總是遵從書信手冊所規定的，把撰寫日期和地點放置在正文的右上方。以當時社會最暢銷的賽維涅夫人書信集為例，好幾個版本都把日期和地點置於每封信的編號之下。<sup>52</sup> 反觀書信體小說，雖然不總是標出日期和地點，但當有所標示時，則每每遵從書信範本的格式，且這些標示具有意義建構的功能。如希可波尼夫人在《卡堆斯皮女士寫給女友康皮雷女士的信》一書中藉由註明書信的撰寫地點，讓她的法國讀者想像自己置身於英國的地理空間，並跟隨因情傷感而逃離倫敦的主人翁，在她移往不同客居地的行動中，感受她情緒的波動不定 (Riccoboni,

<sup>51</sup> 有關法國十七和十八世紀手稿式書信的討論，請參閱 Germain (1992)。

<sup>52</sup> 本文參考的版本為 *Lettres de Mari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Sévigné, à Madame la Comtesse de Grignan Sa Fille* (Sévigné, 1726); *Lett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Sévigné, à Madame la Comtesse de Grignan, Sa Fille* (Sévigné, 1766); *Lettres Nouvelles, ou Nouvellement Recouvrées, de la Marquise de Sévigné, et de la Marquise de Simiane, Sa Petite-Fille* (Sévigné, 1780)。

1759)。

由友誼定位的通信關係即展示在書信的格式上：信的起頭和結尾不用禮儀式的客套用語，長篇幅的正文，信中出现因中斷再重新起筆的添加記號如時間之標示，以及信末的附言等，都是唯有寫給熟人親友才被容許的書寫行爲。在這些爲友人通信時靈活運用的格式下，通信者以友誼所承諾的「自由」和「信任」立下爲彼此所同意的「書信約定」(pacte épistolaire)。如一位書中角色如西小姐在離開修道院附屬女子學校後，寫給仍留在那裡的友人的第一封信中，就表示她對彼此通信的期待：「如果沒有彼此什麼都可以說的這個自由，我們的通信，即使帶給我喜悅，將終究有所缺憾的」(“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y à Mademoiselle de \*\*\*,” 1762: 1)。瓦茲男爵夫人 (Baronne Cornélie de Vasse) 筆下的主人翁接受了女性友人的邀請，同意將「毫無保留的坦誠」(1782: 5)。當她察覺女友卻有所保留時，即向後者提出要求：

難道我不應該對您全然的信任，才能繼續向您講述我的錯誤、輕率和軟弱，一切您願意的話，我過去的行為？而您卻在跟我說的話中用些藉口躲閃迴避。老實說，這樣的拐彎抹角讓我非常難過，有瑕疵的信任傷害了友誼。(1782: 19)

書信約定在文本中會根據不同的情境被重新提出和一再肯定。藉此，作者希望讓小說能得以合情理的建立在書信交換的規律性和私密性之基礎上，也期待讀者能夠進入書信的溝通情境，把自己放進讀信友人的位置上。職是之故，文本中大量提到與友人通信一事相關的物件和行動狀態，包括了書寫的載體——信、寫信工具(紙張、羽毛筆等)、封緘裝備(信封、封印、包裹等)、寄信管道(託人帶傳、郵務情況等)，以及描寫角色在寫信、等信、收信和讀信的行動或心情狀態。以普蘭小姐的主人翁在結束一封長信前所做的描

述為例：

又是一封長度驚人的信。你是我的知己，我實在需要把擾我無法入眠的事向你傾訴、減輕負擔才行。我清晨四點就起床，現在已經快九點了。一封四頁的信，另封五頁的信，你可有得讀了！我得快點把信裝封，即刻到郵局寄出去，因為我擔心被人看到如此厚度的信。每次讓人撞到我的長信，而非短信時，就遭來厄運。(1776: 138)

另一位小說作者豐岱特小姐 (Mademoiselle Fontette de Sommary) 筆下的主人翁在描述自己收到友人來信的心情時，說道：「您的來信總讓我充滿喜悅、快樂，讓我感動在心。我不斷地重讀這些信，因為若見不到您，我至少還聽得到您說話。每次收到您的信，我深深地感受它們帶給我的幸福，我也因此責怪自己，竟然忘記這種幸福的代價有多大」(1788: 12-13)。在小說內容不能失真的圭臬下，每位作者在運用書信格式、通信的物質材料和行動狀態等來創造意義和真實感的操作上，各有其拿捏的份量。其中或有失敗的嘗試（如前述期刊書評提過的例子，因為作者藉由寫信者重提收信者所言，卻太過著墨而失真），但從女作家們對書信約定所做的費心經營觀之，小說裡所設定的收信者，其角色遠非如文學史家通常所認定的，僅被作者當成諸如「幽靈或是信箱」(Rousset, 1962: 70)。

從事法國十七世紀末開始的「隱私文學」研究的古樂牟 (Jean Marie Goulemot) 曾反思此一創作趨勢中關於「私密」主題的表現意涵，認為「私密的展示構成一種必要的悖論：此私密之存在和事實的呈現過程，或許也是這個世紀中各種對立要求開始顯露和解的過程；十八世紀一方面肯定個體的差異和自主，又同時不斷地要求參照社群，以及與他者溝通、向他人開放的義務」(1995: 15)。女性友誼通信小說中所展示的書信書寫驗證了這位史家的假設。存在

於友人之間「彼此什麼都可以說」的書信約定，事實上回應舊制度時期個人試圖爭取從人際溝通流於形式的成規，從世故的謹慎處世原則中尋求釋放的意願。對比於人們為義務或是特意表現優秀才智 (bel esprit) 而寫的書信，豐岱特小姐的主人翁表示她所欣賞的是在寫給友人信中那種沒有限制、沒有操作任何技巧而流露的天真率直：

再會了，我親愛的伯爵夫人。關於那位矯情女人的無知和可笑這回已談的夠多了。儘快寫信給我，既不要做修改刪減的工作，也不要為了發音悅耳而在字母的選擇上花時間，我對您完全丟棄這一切。(Fontette de Sommary, 1788: 162-163)

主人翁對於書信的書寫理念呼應了理查森在其小說中所強調書信為「即時的描述和感想」(instantaneous descriptions and reflexions) (Richardson, 1862: 4)。盧梭這位英國作家之後的競爭者則強調《新愛洛伊絲》一書中的通信為「心對心的說話」(Rousseau, 1967: 574)。和《新愛洛伊絲》同年（一七六一年）出版的書信手冊中，作者菲利朋寫入了有違規範指導者角色的個人心聲：

當友誼，當信任引筆直書，書信有權盡訴一切。規則不是為這類書信而設立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在此書提供任何這類書信的範例。這類書信只聽從心的指引，寫信者不必對它加諸任何作為，除非他以為需要請教一位導師才知道要如何表達。(Philipon de La Madelaine, 1761: 15-16)

不過，不須任何規則的友誼書信既不存在於手冊中，也不存在於女作家的小說裡。未經雕琢、直陳「心」言的友誼書信還是不可欠缺交談行為所應遵守的禮貌規矩，就如寫信者寫了一封將讓收信者耗時閱讀的長信，而在信末向收信者表達歉意：「再會了，我親愛的

芳妮。毫無疑問的，您將發現這封信實在很長。您一定要原諒由心發出的情感流露」(Vasse, 1782: 60)。樂潘斯夫人筆下的愛爾蒙絲對友人為其長信道歉之言，在回信如此表示：

您的來信，不論有多長，都不會打擾我。相反，我非常看重您對我的友誼，甚至擔憂我寫的信相形見輕。就讓彼此隨著自己的心振筆直書吧，好好把握這唯一可以減輕分離之苦的良方，無須做任何分寸上的謹慎考量。(Leprince de Beaumont, 1765: 13)

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私密」透過隱私文學的創作和閱讀也成為書信交流的新準則。但當觀察的焦點從理念的宣稱轉移到書寫的實踐上時，在女性小說裡所呈現的書信則流露出將新準則與既有成規相互調和的特質。

在由書信編織而成的虛構世界裡，良好出身的未婚年輕女子、已婚少婦或年輕寡婦必須避開監護人因不信任或出於好奇的監視、抽身於種種家庭活動和社交聚會，才有獨處的空間與時間實踐向女性友人承諾的書信約定。生活型態屬於上流階層的小說人物視社交聚會為一種不得不參加的義務，而非一種樂趣，更不把摯友的來信在這種「半公開」的場合中朗讀或是讓人傳閱。談話的舞台於是從沙龍挪移至書信的空間：依情節需要而登場的其他信件和各類如對話體、傳記、故事等的書寫，都在此私密空間中與讀信的友人分享。視覺的、可讀的且可再閱的書寫談話中，受友人聆聽的聲音啟動著感性分享的閱讀效果。

### 三、談心：受聆聽的聲音

「信柬仿冒、模擬著言說而具有某種對話的樣子。在此仿效的方式中，信柬獲得了一種替代的，甚至補償性的價值，」法國學者



阿赫許 (Geneviève Haroche-Bouzinac) 對十八世紀書信文化中「信柬製造談話」做了上述的闡釋 (1995: 342)。雖然女性友誼通信小說中那些書中角色所交換的書信都非簡短的信柬，但作者也以同樣的理念去經營通信中談話的虛擬性。以夏何耶夫人所著的《寫於洛桑的書信》(*Lettres Écrites de Lausanne*) 為例。在這本由十八封寄給女性摯友的信所構成的小說中，主人翁是一位擔憂女兒教育和歸宿的寡母。作者在其中一封主人翁和友人的書信談話裡，又挾帶了三份模擬言說對談的書寫。第一份是寫信者寫下她和女兒的口語談話，談話的主題是關於女性，特別是即將結婚的年輕女子所必須具有的智慧 and 自制力。第二份是寫信者重錄一封她寫給女兒的信。在母親和女兒談話之後，寫信者撞見女兒在心儀男子面前表露出悸動之情，就以書信溝通的方式繼續她們之前的談話主題。第三份則是寫信者重新回憶她和女兒寫在紙牌上的對話，將其記錄下來。母女在一來一往的紙牌上，對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的倫理意義 (真情相待) 和策略手段 (掩藏真情的矜持)，彼此交換想法。在上述的書寫中，作者清楚了解以第一人稱和書信方式敘事的優點和不便之處。譬如，為了交代主人翁為何還會持有自己已然交給女兒的信，作者透過主人翁對友人說道：「要不是您之前對我表達的好意與堅持，此刻我將會非常猶豫是否繼續把煩心之事說給你聽。到目前為止，我都在寫信給你的時候，既感受書寫的愉悅，心靈又獲得休息。今天要寫的這封信，我擔心就不是如此了」(Charrière, 1785: 62)。在重申彼此的「書信約定」之後，主人翁解釋她所擔心的問題是來自於缺乏以下即將展開之敘述所需憑藉的物質材料：

為了向您清楚地交代事由和過程，我需要一封我無法靠自己記憶重寫還原的信……啊！太好了，這封信竟然就在我寫信桌的角落邊！一定是賽希樂在出門前，怕這封信會從口袋裡

掉出去弄丟，就留在這兒。我可以把信的內容抄給您，但不敢寄給您原信，因為說不定哪天她想要重讀。這回，您可要謝謝我了，我實在讓自己做了件夠辛苦的事。(Charrière, 1785: 62)

在信的最後，主人翁再次提及信中講述之事所依賴的物質材料，以及她無誤的記憶：

再會了。讓我重申這封信開始時所說的：您這次可該好好謝謝我。我做到了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如此鉅細無遺地敘述出發生的事。我抄下了寫給女兒的信，又幾乎一字不漏地記下自己與她的談話和交換的想法。(Charrière, 1785: 80)

經由各種書寫下的對話所再現出的虛構世界裡，《寫於洛桑的書信》的主人翁不僅在與收信者的關係中，也在與孩子的關係中，透過其言談去推動感性分享的實踐。主人翁為了看顧女兒避免她在情竇初開時期陷入危險的處境，借助了各種的溝通方式和物質媒介，讓感性分享的作用發揮在女兒的身上。這種感性分享並非運用母親的權威來准許或禁止女兒的行為。相反地，是要讓女兒以一個思考和言說的主體身分投入於與母親之間的溝通，又同時清楚自己處於學習者的位置，正在學習她這種年紀和出身的女性所需要知道的處世道理。寫信者很欣慰地跟她的友人描述女兒對於她所做一切努力的回應：

「媽媽，」賽希樂跟我說，「告訴我所有您要讓我知道的。只是，您不需要提醒我您已經講給我聽的、寫給我知的。我不會忘記的。雖然我不是都理解其中的道理，但是您的話都已經烙印在我的腦海裡了。我會透過自己今後和曾經看到和讀到的事情來理解您跟我說的，也用您所說的去解釋我在今後和曾經看到與讀到的事情。一切都將相互參照而得以釐清

的。媽媽，有時候您也可以像過去那樣對我說的來幫助我：『看那個小女孩，她就是所謂的粗心的女孩』；『那個真是個令人賞心悅目的女孩，另一個就讓人覺得不舒服，心生反感。』您可以為我展開新階段的舉例說明。我想這是我所需要的，而此刻我只想專心讀完我的書。」(Charrière, 1785: 75)

以學習的成效性為由，女兒向母親表達自己和後者分享著同樣的興趣與利益，也對適合自己學習的教育方式表示滿意。至於母親方面，在女兒面前，她既不批評來自其他位家族監護人對女兒的教育意見，也不以權威者的姿態和心態教訓女兒。她是以自身的閱歷經驗和敏感度來讓女兒了解，作為女性必須行為得體端正以避免社會性別偏見招來的批評，必須在愛情關係上保護自己的尊嚴和未來，以避免男人的輕浮對女人所造成的悲劇性傷害。但在她的摯友面前，寫信者就允許自己去批評那些監護人的觀點：

我實在是受夠了。別誤會，這指責不是針對您的，我需要跟您說說才能消氣。我女兒的監護人們好幾次在教育問題上弄得我心煩氣燥的。他們又是寫信又是找我談，就是要我女兒應該學習能取悅別人的，而不是讓自己快樂的技能知識。(Charrière, 1785: 5)

寫信者拒絕接受這種教育觀點。對她來說，這種觀點不利於個體生命需要去追求實現的幸福和平衡。基於把自己放在與對話者平等對談的位置，依憑彼此建立的信任感，主人翁才能夠讓自己對友人分享她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夠讓女兒自在的向她吐露心聲。但若當她面對女兒的家族監護人的時候，在非友誼的關係中，她便採取不一樣的應對方式，或許她沉默以對，也或許當對方打開平等溝通的可能性時，她將展開感性分享的行動。不過，在這種可能性實現之前，她只能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而家族監護人的

觀點也就代表社會對女性和女性教育的偏見，一切的成規都在在強化女性在社會上已經是依賴者的情形和事實。

同位作者在她所著另一本小說《漢雷女士的書信》中，透過書信讓主人翁向女友表達心願，希望有一天不只是她的丈夫，且所有為人夫的男性都能讀到她在信中表達的挫折感。她的挫折感來自於自己的丈夫，一位有品行卻對妻子的感受毫無體察的丈夫。賽希樂的母親以及夏何耶夫人其他小說裡的寫信者，她們的聲音從小說封閉的世界向外傳送感性分享的效果。這些聲音訴求的閱眾不僅是在作者居住的瑞土地區，而是針對能擴及於所有法語讀者的閱讀社群。為了讓預想的讀者社群能夠和自己在作品裡表達的想法和感受有所分享，作者向他們再現一個他們熟悉的日常世界。他們能夠在其中看到自己從事的書信活動，特別是與友人的通信、生活裡的交談對話、共通的審美和道德觀念。去除了綁架、冒險等「小說式」情節的書信小說，作者不再賦予女主角過於理想的完美形象，而是設定成可讓讀者們「在街上、在廣場上、在宅居裡」(Diderot, 1951: 1067) 認別出來的女性。但不論是夏何耶夫人還是其他女作家筆下，那些以平等位置向友人傾訴私密想法和情感的女主人翁都遵從君主制和父權制下的道德和社會秩序。因為唯有秉持這樣的態度和立場，女作家藉由小說人物之口所發的聲音才能夠受到讀者們的聆聽，甚至能感動他們，啟發他們去思考那些理所當然的、加諸於女性身上的偏見和成規。

女作家必須精心衡量她們下注的大小。她們若意圖讓公眾對於箝制女性不得綻放生命活力的社會環境之問題有所關心，就必須從丈夫的、家族的幸福出發，來指出女人的幸福是有助於前兩者的達成。在一場談話中，或是在一些「細微小事」、「微不足道」的敘述中所傳出的反思之聲，從不牴觸也不威脅社會和道德的秩序。相

反地，她們的發言經過考量其利害得失，僅限於抨擊超出規矩、擾亂或破壞秩序的行爲，尤其是男人身上的輕浮、不負責任和不忠 (Charrière, 1785; Riccoboni, 1759)。從強調女性爲道德主體的位置發言，這個反思之聲也才能夠去批評強加干涉女兒婚姻的專制父母，不僅損害了女兒的幸福，也因為個體活得不幸福而讓社會秩序受到威脅 (Leprince de Beaumont, 1765; Riccoboni, 1772)。同樣地，這個反思之聲也譴責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造成一個規矩女人的出軌 (Vasse, 1782)。女小說家們的舉發絕非質疑一個社會所需要的美好秩序，相反地，她們透過作品號召社會這個大群體當中的每個男女以身體力行去實踐和經營一個「雙贏」的新世界。

如《一位葡萄牙修女的愛情書信》這類書信文學是以「嘗試對話的挫折失敗」作爲主題 (Carrell, 1982)，透過一個被拋棄的女性角色，僅能以獨語的方式出聲宣洩。不同於此，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女作家藉由她們的寫信者之口所發出的批評和譴責，即使是僅有單方通信的書信書寫方式，均透過友誼理念強調被聆聽和被理解的溝通效能。柔斯特 (François Jost) 在分析書信小說的敘事方法時，注意到這類「傾訴心事書信」的小說寫法具有以下特質：「讀者必須讓自己取代收信者，必須意識到他成爲朋友的角色。這樣的讀者將給予主角所有的注意力和同理心。讀者不是要和主角辯論某個看法，或要他爲某個感想作解釋，而是去理解和分享主角所思所感。這就是讀者的角色，享受作爲傾聽心事者所獲得的樂趣」(1968: 143)。這個「必須」如此如此的讀者，也就是作者以讀信的友人形象所建構出來的理想讀者。讀信的友人關注寫信者的需要，給予傾聽和理解的情感支持，甚至物質上的幫助。換句話說，一個女子可以拿此理想的友誼形象作爲她與情人、丈夫、家人和社群關係的模範。杜爾維樂小姐這位小說人物便清楚地表達其有此期待的傾向。

她不耐於必須參與的社交活動，又對情人感到深切的失望，而對摯友說道：

我唯有從您給我的友情才獲得安慰。這份友情幫助我承受所有的煩心和痛苦。再感受強烈的新關係都不會減低我從小就對您建立的情感。我之所以如此深愛杜爾維樂侯爵，就是因為我在他身上找到所有您的優點：高貴、誠實、令人喜悅的精神氣質，以及我曾經以為他跟您一樣的真心。但我弄錯了。  
(Fontette de Sommary, 1788: 386)

在經過一番情感危機之後，她向女友表達感謝之情：「我在信中不斷重複說同樣的問題，態度又反反覆覆，您人卻如此之好，從未對這些覺得不耐煩。您關心我生活上任何點滴的事情，這份可以信賴的友誼是我最大的安慰」(1788: 400)。在這個例子當中，小說人物期待從她的情人，也是她未來的丈夫身上能夠找到跟她女友一樣的感性特質和理解能力。不僅如此，她也以她和女友之間在情感上和想法上充實的交流，去批評無趣、又止於表象的上流社交生活。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裡，不論是嚴肅、博學如《百科全書》的主編，還是小心翼翼從事小說這種背負「輕浮」、「危險」污名寫作的女作家，都把友誼書信用作為一種個體憧憬社會生活更有意義、更美好的傳達媒介。

## 伍、結語

夏提埃曾對法國的書信文化史作如此的評論：

書信，它同時自由也接受規範，同時是私密的也是公開的。擺盪於祕密和社交功能之間，書信比任何一種表達形式，都更佳地把社會紐帶和主體性協調在一起。每一個社群以自己

的方式去體驗和表現，這種拿捏於私我和他人之間始終未定的平衡。(1991: 9)

在法國十八世紀書信的出版史上，女作家則以她們寫就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面對如何恰當拿捏私領域和公領域之間溝通的挑戰。在她們的筆下，書信形式的溝通行動透過兩個層次在操作分享的邏輯。一個層次是在虛構的私密書信空間中女性友人之間的彼此分享，另一個則是作品透過印刷出版的管道進入公領域和讀者達成分享。她們必須倚靠對社會秩序和道德理念的認同立場，為其雙重的僭越行動取得正當性：一是不僅書寫還出版自己所寫的作品，二是去從事仍受當時道德家譴責、查禁者監視的小說寫作。對她們來說，寫作是一個賭注，端看是否能讓自己的作品通過輿論的檢驗、獲得公眾的接受，甚至可能讓自己藉此傳達對女性生存條件的反思之言，讓她們所處的社會不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在她們透過女性友誼通信中的談話、故事來取悅和感動讀者的同時，也以友誼書信的理念以及溝通形式在塑造她們所處的等級社會，趨向去實現平等特質的交流對談。在革命前的舊制度法國社會，女性作家以其書寫和敘事的技藝、以其作為道德主體者的強調，為嚮往的表達自由、平等溝通刻印下「書信精神」的實踐意涵。

## 附件一 私人藏書拍賣目錄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M. C [Coucicault]. La vente des livres après le décès de Made. C\*\*\* se fera en détail le lundi 30 Avril 1742. Et jours suivans, depuis deux heures de relevée jusqu'au soir, rue Sainte Marguerite près l'Abbaye Saint Germain (1742).*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Monsieur et Madame d'Apligni (1742).*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succession de Madame Hébert. Dont la vente se fera lundi 29 Janvier 1759, dans la rue Vivienne, en la manière accoutumée (1759).*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feue Madame la duchesse de Ruffec, dont la vente se fera en détail aux plus offrans et derniers enchérisseurs, lundi 8 Mars 1762, et jours suivans, à son hôtel, rue de Bourbon, Faubourg Saint Germain (1762).*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e Madam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 Dame du Palais de la Reine (1765).*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feue Madame la duchesse de Brancas, dont la vente se fera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21 Mai 1770, et jours suivans, 3 heures de relevée, en une Maison sise quai des Augustins, au coin de la rue Pavée, dans une Salle par bas, ayant vue sur le Quai (1770).*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onsieur [et Mde] David [libraire], dont la vente sera indiquée par affiches [le 18<sup>e</sup> Xbre 1770, rue d'Enfer, près le Luxembourg](1770).*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Mancini, dont la vente se fera lundi, 26 Juillet 1773, et jours suivans de relevée,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rue de Richelieu, à l'Hôtel de Louvois (1773).*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e S. A. S. Madame la princesse de Conty, Seconde Douairière. Dont la Vente se fera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jeudi 14 Septembre 1775 et jours suivans,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de l'Hôtel de Conti, rue Saint Dominique, faubourg Saint Germain (1775).*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e Madame de La Haye. Dont la vente se fera en l'Hôtel Lambert, rue et Isle S. Louis, la*



*dernière porte cochère à gauche du côté de la pointe; le Lundi, 17 Juin 1776, et jours suivans, en la manière accoutumée,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1776).*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adame la duchesse de Mazarin. Dont la vente se fera en son Hôtel, quai Malaquais,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mardi 15 Janvier 1782, 3 heures de relevée, et jours suivans (1782).*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adame Michel, dont la vente se fera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lundi 5 Mai 1788, et jours suivans,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en son Hôtel, rue du faubourg St.-Honoré, au-dessus de celle des Champs-Elisée (1788).*

*État des livres de sortes [Madame la veuve Hérissant], qui seront vendus en la Chambre Royale et Syndicale des Libraires et Imprimeurs de Paris, le Lundi 4 Septembre 1780, à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1780).*

*Notice des livres du cabinet de feu Madame Nouveau, dont la vente se fera en sa Maison, rue Neuve-Saint-Paul, le mercredi 23 Mars 1774, et jours suivans de relevée,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1774).*

*Notice des principaux articl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adame d'Ivernois. Dont la vente se fera le lundi 23 Juillet 1787, rue Saint-André-des-Arts, n° 45 (1787).*

*Notice des principaux articl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s livres de feu Demoiselle Dupy, dont la vente se fera en la manière accoutumée, mercredi prochain, 30 du présent mois, et jours suivans, en sa maison rue d'Enfer, près le Luxembourg, vis-à-vis l'Hôtel de Vendôme (1778).*

*Notice des principaux articles de la vente des livres de feu Madame la veuve Hochereau, libraire, qui se fera le lundi 7 Janvier 1782 et jours suivans,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en sa Maison, quai de Conti, en face de la Descente du Pont-Neuf (1782).*

*Notice des principaux articles des livres de feus Mr. et M<sup>me</sup> Musier dont la vente se fera,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mardi 10 Février 1778, Maison de M. Didot l'aîné, imprimeur rue Pavée S. André-des-Arcs (1778).*

*Notice des principaux articl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sup>me</sup> Moreau,*

*épouse de M. Moreau, Conseiller d'État, ancien Procureur du Roi au Châtelet; Dont la Vente se fera,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mercredi 3 mars et jours suivans de relevée, en sa maison, rue des Tournelles, n° 37. Par M. de Saint-Aubin, Huissier-Commissaire-Priseur, rue et hôtel de Moussy (1790).*

*Notice de livres [de M<sup>me</sup> la présidente Bréhan de Plélo], au nombre de 6000 volumes et plus, dont la vente se fera le mercredi 12 Décembre 1792, et les jours suivans,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en l'une des Salles de la Maison Bullion, rue J. J. Rousseau,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1792).*

## 附件二 書店租書目錄

- Le Jay. (1782).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cabinet de lecture du sieur Le Jay.*
- Le Jay. (1785).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cabinet de lecture de Le Jay.*
- Le Jay. (1787). *Magasin de libraire, et cabinet de lecture ou 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 1785.*
- Le Jay. (1788). *Magasin de libraire, et cabinet de lecture ou 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 1785 et 1787.*
- Le Jay. (1789).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cabinet de lecture de Le Jay.*
- Le Jay. (1790). *Magasin de libraire, et cabinet de lecture.*
- Le Jay. (1791). *Magasin de libraire, et cabinet de lecture ou 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 1790.*
- Le Jay. (1792).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cabinet de lecture de Le Jay.*
- Le Jay. (1797).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cabinet Le Jay.*
- Le Jay. (1799). *Catalogue des nouveautés qui ont paru dans les six premiers mois de l'an VIII.*
- Le Jay. (1799). *Catalogue des nouveautés qui ont paru pendant l'an 6 et l'an 7, formant un supplément à l'ancien catalogue de Le Jay, dont la Bibliothèque, composée de trente mille volumes, est connue pour être utile aux Gens-de-Lettres, aux Artistes, ainsi qu'aux personnes qui veulent s'instruire ou s'amuser.*
- Quillau, J.-F. (1764).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magasin littéraire.*
- Quillau, J.-F. (1765). *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magasin littéraire.*
- Quillau, J.-F. (1766).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magasin littéraire.*
- Quillau, J.-F. (1768). *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magasin littéraire.*
- Quillau, J.-F. (1770). *Nouveau 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magasin littéraire.*
- Quillau, J.-F. (1773).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magasin littéraire. Pour la lecture par Abonnement.*

### 附件三 女性友誼通信小說書目

- Cacouault de la Mimardière, mademoiselle. (1785). *Le triomphe de la raison ou lettres de deux jeunes dames de qualité, dédié, par permission, à madame la duchesse de Devonshire.*
- Charrière, I. de. (1784). *Lettres de mistriss Henley, publiées par son amie.*
- Charrière, I. de. (1785). *Lettres écrites de Lausanne.*
- Fontette de Sommery, mademoiselle. (1788).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Tourville à madame la comtesse de Lenoncourt.*
- Leprince de Beaumont, J.-M. (1765). *Lettres d'Émérance à Lucie.*
-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y à mademoiselle de \*\*\*, contenant son histoire.* (1762).
- Lettres d'Henriette et d'Emilie, trad. de l'anglois, par M<sup>me</sup> G. D. D. S. G.* (1763).
- Lettres variées de mademoiselle de St. Filts à madame de Rocbel par madame de M\*\*\*.* (1770).
- Milly, mademoiselle de. (1768). *Histoire du cœur.*
- Poulain de Nogent-sur-Seine, mademoiselle. (1776). *Lettres de madame la comtesse de La Rivière à madame la baronne de Neufpont, son amie; contenant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s de sa vie, de celle de ses enfans, et de quelques-uns de ses parens; avec beaucoup de nouvelles et d'anecdotes du regne de Louis XIV, depuis l'année 1686 jusqu'à l'année 1712.*
- Riccoboni, M.-J. (1759). *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à Milady Henriette Campley, son amie.*
- Riccoboni, M.-J. (1772). *Lettres d'Elisabeth-Sophie de Vallière à Louise-Hortence de Canteleu, son amie.*
- Vasse, C., baronne de. (1782). *Les aveux d'une femme galante ou lett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 à myladi Fanny Stapelton.*

## 參考文獻

- Aïssé, C. E. (1787).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Aïssé à Madame Calandrini. Qui contiennent plusieurs anecdotes de l'histoire du temps, depuis l'année 1726 jusqu'en 1733. Précédées d'un narré très court de l'histoire de Mademoiselle Aïssé, pour servir à l'intelligence de ses lettres. Avec des notes, dont quelques-unes sont de Mr. de Voltaire.* Paris: Jean Lagrange.
- Alletz, P.-A. (1768). *Lettres choisies des auteurs françois les plus célèbres, pour servir de modèles aux personnes qui veulent se former dans le style épistolaire, précédées des règles à observer dans les divers genres de sujets sur lesquels on a occasion d'écrire, et du cérémonial qui est en usage, tome II.* Paris: Pierre Guillyn.
- Altman, J. G. (1992). Teaching the “people” to write: The formation of a popular civic identity in the French letter manual.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32: 147-180.
- Angelet, C. (2003). *Recueil de préfaces de roman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2, 1751-1800.* Saint-Étienn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Étienne et Louvain; Belgium: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 Bessire, F. (1999). La correspondance: L'œuvre majeure de Voltaire?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Mars-Avril, 2: 205-214.
- Bléchet, F. (1991). *Les ventes publiques de livres en France 1630-1750: Répertoire des catalogu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Oxford, UK: Voltaire Foundation.
- Carrell, S. L. (1982). *Le soliloque de la passion féminine ou le dialogue illusoire: Étude d'une formule monophonique de la littérature épistolaire.* Tübingen, Germany: Gunter Narr Verlag; Paris: J.-M. Place.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adam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 Dame du Palais de la Reine.* (1765). Paris: Jean-Thomas Hérisant père et fils.
-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S. A. S. Madame la princesse de Conti, Seconde Douairière. Dont la Vente se fera au plus offrant et dernier Enchérisseur, le jeudi 14 Septembre 1775*

- et jours suivans,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de l'Hôtel de Conti, rue Saint Dominique, faubourg Saint Germain.* (1775). Paris: Prault fils.
- Charrière, I. de. (1784). *Lettres de Mistriss Henley, publiées par son amie.* Genève, Switzerland.
- Charrière, I. de. (1785). *Lettres écrites de Lausanne.* Toulouse, France.
- Chartier, R. (1987).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L. G. Cochrane, T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rtier, R. (1988).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L. G. Cochrane,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Chartier, R. (Ed.). (1991). *La correspondance: Les usages de la lettre au XIX<sup>e</sup> siècle.* Paris: Fayard.
- Chartier, R. (1995). Sociétés de lecture et cabinets de lecture en Europ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Essai de typologie. In *Sociétés et cabinets de lecture entre Lumières et romantisme: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à Genève par la Société de lecture le 20 novembre 1993* (pp. 43-56). Genève, Switzerland: Société de Lecture.
- Chaudon, dom L.-M. (1772). *Bibliothèque d'un homme de goût, ou Avis sur le choix des meilleurs livres écrits en notre langue sur tous les genres de sciences et de littérature; avec les jugemens que les critiques les plus impartiaux ont porté [sic] sur les bons ouvrages, qui ont paru depuis le renouvellement des lettres jusqu'en 1772, par L. M. D. V. Bibliothécaire de Mgr. le duc de \*\*.* Avignon, France: Joseph Bléry.
- Chin, M.-Y. (2004). *Amitié féminine et écriture épistolair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Thèse de doctorat,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 Coulet, H. (1991). *Le roma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Armand Colin.
- Darnton, R. (1985).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Dauphin, C. (2000). *Prête-moi ta plume: Les manuels épistolaires au XIX<sup>e</sup>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KIMÉ.

- Dauphin, C., Lebrun-Pézerat, P., & Poublan, D. (1995). *Ces bonnes lettres: Une correspondance familiale au XIX<sup>e</sup>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Trévoux*. (1771). Paris: Compagnie des Libraires Associés.
- Diderot, D. (1951). Éloge de Richardson. In A. Billy (Ed.), *Œuvres* (pp. 1059-1074). Paris: Gallimard.
- Diderot, D., & d'Alembert, J. Le Rond. (Eds.). (1755).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tome V*. Paris: Briasson.
- Diderot, D., & d'Alembert, J. Le Rond. (Eds.). (1765).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tome IX*. Neuchâtel, Switzerland: S. Faulche.
- Dijk, S. van (1988). *Traces de femmes. Présence féminine dans le journalisme françai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Amsterdam: Holland University Press.
- Fontette de Sommary, mademoiselle. (1788).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Tourville à madame la comtesse de Lenoncourt*. Paris: Barrois l'aîné.
- Fumaroli, M. (1978). Genèse de l'épistolographie classique: Rhétorique humaniste de la lettre, de Pétrarque à Juste Lipse.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78, 6: 886-900.
- Furetière, A. (1690). *Essais de lettres familiè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un discours sur l'art épistolaire et quelques remarques nouvelles sur la langue françoise oeuvre posthume de Monsieur l'abbé\*\*\*,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Jacques Le Febvre.
- Furetière, A. (1727). *Dictionnaire universel, contenant généralement tous les mots français, tant vieux que modernes, et les terme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La Haye, The Netherland: P. Husson.
- Germain, M. O. (Ed.). (1992). *Les plus belles lettres manuscrite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R. Laffont.
- Giraud, Y. (1977). *Bibliographie du roman épistolaire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1842*. Fribourg, Switzerland: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 Goldsmith, E. C., & Winn, C. H. (Eds.). (2005). *Lettres de femmes:*

*Textes inédits et oubliés du XVI<sup>e</sup>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 Goulemot, J. M. (1986). Les pratiques littéraires ou la publicité du privé. In R. Chartier (Ed.),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Vol. 3.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pp. 371-405). Paris: Seuil.
- Goulemot, J. M. (1995). Tensions et contradictions de l'intime dans la pratique des Lumières. In M. Benoît (Ed.), *Littérales: No. 17. L'invention de l'intimité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p. 13-21). Nanterre, France: Centre des sciences de la littérature, Université Paris X.
- Grimm, F. M., baron de. (1968a). 1<sup>er</sup> avril 1757. In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par Grimm, Diderot, Raynal, Meister, etc., revue sur les textes originaux comprenant. les fragments supprimés en 1813 par la censure, les parties inédites conservées à la bibliothèque ducale de Gotha et à l'Arsenal à Paris, notices, notes table générale par Maurice Tourneux* (Vol. 3, pp. 362-366). Nendeln, Switzerland: Kraus Reprint.
- Grimm, F. M., baron de. (1968b). 1<sup>er</sup> avril 1759. In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par Grimm, Diderot, Raynal, Meister, etc., revue sur les textes originaux comprenant. les fragments supprimés en 1813 par la censure, les parties inédites conservées à la bibliothèque ducale de Gotha et à l'Arsenal à Paris, notices, notes table générale par Maurice Tourneux* (Vol. 4, pp. 96-100). Nendeln, Switzerland: Kraus Reprint.
- Grimm, F. M., baron de. (1968c). 1<sup>er</sup> novembre 1766. In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par Grimm, Diderot, Raynal, Meister, etc., revue sur les textes originaux comprenant. les fragments supprimés en 1813 par la censure, les parties inédites conservées à la bibliothèque ducale de Gotha et à l'Arsenal à Paris, notices, notes table générale par Maurice Tourneux* (Vol. 7, pp. 154-169). Nendeln, Switzerland: Kraus Reprint.
- Haroche-Bouzinac, G. (1995). "Billets font conversation": De la théorie à la pratique, l'exemple de Voltaire. In B. Bray & C. Strosetzki (Eds.), *Art de la lettre, art de la conversation à l'époque*



- classique en France, actes du colloque de Wolfenbüttel, octobre 1991* (pp. 342-353). Paris: Klincksieck.
- Herman, J. (1999). *Recueil de préfaces de roman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1. 1700-1750*. Saint-Étienn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Étienne et Louvain; Belgium: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 Jost, F. (1968). L'évolution d'un genre: Le roman épistolaire dans les lettres occidentales. In *Essa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 2. Europaeana* (pp. 89-179). Fribourg, Switzerland: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 Labrosse, C. (1985a). *L'instrument périodique: La fonction de la press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Lyon,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 Labrosse, C. (1985b). *Lir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La Nouvelle Héloïse et ses lecteurs*. Lyon,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Paris: Éditions du CNRS.
- Le Jay. (1789). *Catalogue des livres du cabinet de lecture de Le Jay*. Paris: Author.
- Leprince de Beaumont, J.-M. (1765). *Lettres d'Émérance à Lucie*. Lyon, France: Pierre Bruyset Ponthus; Paris: Charles Saillant.
- Lesage, C., & Netchine, È. (2001). "Je ne sais pas de lecture plus facile, plus attrayante, plus douce que celle d'un catalogue." *Revu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9: 28-32.
- Lettre III: Lettres de Milady Catesby. (1758). *L'Année Littéraire*, 8: 289-302.
- Lettre III: Lettres de Mistriss Fanni Butlerd. (1757). *L'Année Littéraire*, 6: 52-64.
- Lettre V: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y. (1762). *L'Année Littéraire*, 7: 99-109.
- Lettre XIII: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 *L'Année Littéraire*, 2: 289-330.
- Lettre XIII: Lettres d'Elisabeth Sophie de Vallière à Louise Hortense de Canteleu, son amie. (1771). *L'Année Littéraire*, 7: 289-310.
-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Aïssé à Madame C. (1788). *L'Année Littéraire*, 6, 1788: 209-214.
-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y à Mademoiselle de \*\*\*, contenant son*

- histoire*. (1762). Amsterdam et Paris: Bauche, Duchesne, Cellot.
- Livres nouveaux: Histoire de Julie Mandeville, ou Lettres traduites de l'Anglois Sur la troisieme édition. (1764). *Journal des Dames*, August: 80-94.
- Livres nouveaux et Littérature: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Aïssé à Madame C. (1788, May 22). *Journal Général de France*, 62.
- Livres nouveaux IV: Lettres de Mademoiselle de Jussi à Mademoiselle de \*\*\*, contenant son histoire: nouvelle édition, où l'on a joint un essai sur la Jalousie. (1765). *Journal des Dames*, June: 75-79.
- Livres nouveaux V: Lettres de Miss Elisabeth Aurély, petite Niece du célèbre Docteur Swift, traduites de l'Anglois. (1765). *Journal des Dames*, June: 80-81.
- Livres nouveaux VIII: Elisabeth. (1766). *Journal des Dames*, 1766: October: 95-97.
- Livres nouveaux XIII: Lettres du Colonel Talbert. (1767). *Journal des Dames*, September: 79-80.
- Marcil, Y. (2000). *Récits de voyage et presse périodiqu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De l'extrait à la critique*. Thèse de doctorat,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 Marion, M. (1999). *Collections et collectionneurs de livre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 Marivaux, P. C. de Chamblain de. (1731). *La vie de Marianne, ou les aventures [sic] de M<sup>me</sup> la comtesse de \*\*\**. Paris: P. Prault.
- Martin, A. (1970). Romans et romanciers à succès de 1751 à la Révolution d'après les rééditions.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39, 35: 383-389.
- Martin, A., Mylne, V. G., & Frautschi, R. (1977). *Bibliographie du genre romanesque français 1751-1800*. London: Mansell; Paris: France Expansion.
- May, G. (1963). *Le dilemme du roman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Étude sur les rapports du roman et de la critique (1715-176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Milleran, R. (1714). *Le nouveau secrétaire de la cour, ou lettres familiè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des réponses, une instruction pour bien écrire et dresser les lettres, les titres dont on*

*qualifie toutes sortes de personnes, et des maximes pour plaire et se conduire dans le monde.* Paris: Nicolas Le Gras.

Milleran, R. (1723). *Le nouveau secrétaire de la cour, ou lettres familiè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des réponses, une instruction pour se former dans le stile épistolaire, le cérémonial et les règles de bienséance qu'il faut observer dans les lettres qu'on écrit à différentes personnes, avec les titres dont on qualifie les rois, les princes, les princesses, et les autres grands seigneurs.* Paris: Théodore Le Gras.

Milleran, R. (1732). *Le nouveau secrétaire de la cour, ou lettres familiè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des réponses, une instruction pour se former dans le stile épistolaire, le cérémonial des lettres et les règles de bienséance qu'il faut observer dans les lettres que l'on écrit, avec les titres dont on qualifie toutes sortes de personnes et les inscriptions, souscriptions et suscriptions dont le Roi se sert lorsque Sa Majesté écrit aux princes étrangers.* Paris: Théodore Le Gras.

Milleran, R. (1737). *Le nouveau secrétaire de la cour, ou lettres familiè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des réponses, une instruction pour se former dans le stile épistolaire, le cérémonial des lettres et les règles de bienséance qu'il faut observer dans les lettres que l'on écrit, avec les titres dont on qualifie toutes sortes de personnes et les inscriptions, souscriptions et suscriptions dont le Roi se sert lorsque Sa Majesté écrit aux princes étrangers,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considérablement.* Paris: Théodore Le Gras.

Milleran, R. (1741). *Le nouveau secrétaire de la cour, ou lettres familiè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des réponses, une instruction pour se former dans le stile épistolaire, le cérémonial des lettres et les règles de bienséance qu'il faut observer dans les lettres que l'on écrit, avec les titres dont on qualifie toutes sortes de personnes et les inscriptions, souscriptions et suscriptions dont le Roi se sert lorsque Sa Majesté écrit aux princes étrangers,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considérablement.* Paris: Théodore Le Gras.

- Mornet, D. (1909). Les admirateurs inconnus de *La Nouvelle Héloïse*. *La Revue du Mois*, 10: 535-554.
- Moutonnet de Clairfons, J.-J. (1785). *Manuel épistolaire, ou choix de lettres puisées dans les meilleurs auteurs françois et latins; avec des notes historiques et critiques; un précis de la vie, et un jugement sur le style et les ouvrages des écrivains qui composent ce recueil, publié par M. M. D. C. C. R. S. O. D. M.* Paris: Antoine Fournier.
- Nabarra, A. (2000). Correspondances réelles, correspondances fictives: Les *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 de M<sup>me</sup> Dunoyer ou “la rocambole” d’un “petit badinage établi d’abord pour le plaisir.” In M.-F. Silver & M.-L. Girou Swiderski (Eds.), *Femmes en toutes lettres. Les épistolière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p. 7-22). Oxford, UK: Voltaire Foundation.
- Nies, F. (2001). *Les lettres de Madame de Sévigné: Conventions du genre et sociologie des publics,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M. Creff.* Paris: Honoré Champion.
- Philipon de La Madelaine, L. (1761). *Modèles de lettres sur différents sujets*. Lyon, France: Pierre Bruyset-Ponthus.
- Philipon de La Madelaine, L. (1771). *Modèles de lettres sur différents sujet.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Lyon, France: Pierre Bruyset-Ponthus.
- Pigault-Lebrun, C.-A.-G. (1989). *L’enfant du carnaval: Histoire remarquable et surtout véritable, pour servir de supplément aux rapsodies du jour*. Paris: Desjonquères.
- Planté, C. (1998). Introduction. In C. Planté (Ed.), *L’épistolaire, un genre féminin?* (pp. 11-24). Paris: Honoré Champion.
- Poulain de Nogent-sur-Seine, Mademoiselle. (1776). *Lettres de madame la comtesse de La Rivière à madame la baronne de Neufpont, son amie; contenant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s de sa vie, de celle de ses enfans, et de quelques-uns de ses parens; avec beaucoup de nouvelles et d’anecdotes du regne de Louis XIV, depuis l’année 1686 jusqu’à l’année 1712.* Paris: Jacques-François Froullé.
- Puget de la Serre, J. (1625). *Le secrétaire de la cour, ou la manière*

- d'écrire selon le temps*. Paris: Pierre Billaine.
- Riccoboni, M.-J. (1759). *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à Milady Henriette Campley, son amie*. Amsterdam.
- Riccoboni, M.-J. (1772). *Lettres d'Elisabeth-Sophie de Vallière à Louise-Hortence de Canteleu, son amie*. Paris: Denis Humblot.
- Richardson, S. (1862).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Leipzig, Germany: Bernhard Tauchnitz.
- Richelet, P. (1689). *Les plus belles lettres des meilleurs auteurs François, avec des notes*. Paris: Daniel Horthemels.
- Rousseau, J.-J. (1967). Averstissement. In M. Launay (Ed.),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Lettres de deux amants habitants d'une petite ville au pied des Alpes* (pp. 571-586).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 Rousset, J. (1962). *Forme et signification*. Paris: J. Corti.
- Scudéry, M. de. (1998). De la Manière d'écrire des lettres. In D. Denis (Ed.), *"De l'air galant" et autres Conversations (1653-1684): Pour une étude de l'archive galante* (pp. 141-158). Paris: Honoré Champion.
- Sévigné, marquise de. (1726). *Lettres de Mari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Sévigné, à Madame la comtesse de Grignan sa fille*. S.l. [Rouen, France]: n.p.
- Sévigné, marquise de. (1766). *Lett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Sévigné, à Madame la comtesse de Grignan, sa fille*. Amsterdam: la Compagnie.
- Sévigné, marquise de. (1780). *Lettres nouvelles, ou nouvellement recouvrées, de la Marquise de Sévigné, et de la Marquise de Simiane, sa petite-fille*. Rouen, France: Pierre Machuel.
- Starobinski, J. (1970). Les *Lettres écrites de Lausanne* de Madame de Charrière: Inhibition psychique et interdit Social. In *Roman et Lumières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pp. 130-151).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 Stewart, J. H. (1989). Designing women. In D.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pp. 553-55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rousseau, R. (1994). *Isabelle de Charrière: Un destin de femm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Hachette.

- Trousseau, R. (1996). Préface. In R. Trousseau (Ed.), *Romans de femme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p. i-xxxiii). Paris: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 Vaillancourt, L. (2003). *La lettre familière au XVI<sup>e</sup> siècle: Rhétorique humaniste de l'épistolaire*. Paris: Champion.
- Vasse, C., baronne de. (1782). *Les aveux d'une femme galante ou lettres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 à myladi Fanny Stapelton*. London & Paris: La veuve de Christophe-Jean-François I Ballard et son fils Pierre-Robert-Christophe.
- Vaumorière, P. d'Ortigue de. (1690). *Lettres sur toutes sortes de sujets, avec des avis sur la manière de les écrire*. Paris: Jean et Michel Guignard.
- Versini, L. (1998). *Le roman épistolaire* (2nd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Viala, A. (1981). La genèse des formes épistolaires en français et leurs sources latines et européennes. Essai de chronologie distinctive (XVI<sup>e</sup>-XVII<sup>e</sup> s.).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18: 177-183.
- Voltaire, F.-M. Arouet, dit. (1765). *Lettres secrètes de M. de Voltaire*. Genève, Switzerland: n.p.
- Zawisza, É. (1992). Les introductions auctoriales dans les romans des Lumières ou du bon usage de la préface. *Romanic Review*, 83, 3: 281-296.

**Publishing and Reading Friendly Female  
Correspondence in Works of Fiction  
—Women Writers' Sharing of Sensitivity with  
Reader-Friends in 18th-Century France**

*Man-Yi Ch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Abstract**

Friendship correspondence was one of the major forms of writing practiced in everyday life in 18th-Century France. Writers used it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literary works, for example in the genre of the epistolary novel. This essay focuses on female friendship correspondence in works of fiction composed by women writers, and aims to analyz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and of read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pistolary culture and contributions shaping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which helped bring women's writing to the public by way of print. Initially, we will study the ideal of the friendship letter employed in epistolary art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normativ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letters and its evolution as presented in letter manuals. Then, to determine how the epistolary novels concerned could have been classified or received by their readers, we will employ catalogues from the auctions of private libraries and from bookshop reading rooms and book review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essay will study how women writers, using the form and ideal of the friendship letter, conveyed in their writings the practice of a mode of communication emphasizing the sharing of sensitivity with their reader-friend.

**Key Words:** female friendship correspondence, epistolary novel, ideal of the friendship letter, epistolary culture, history of publishing and of reading